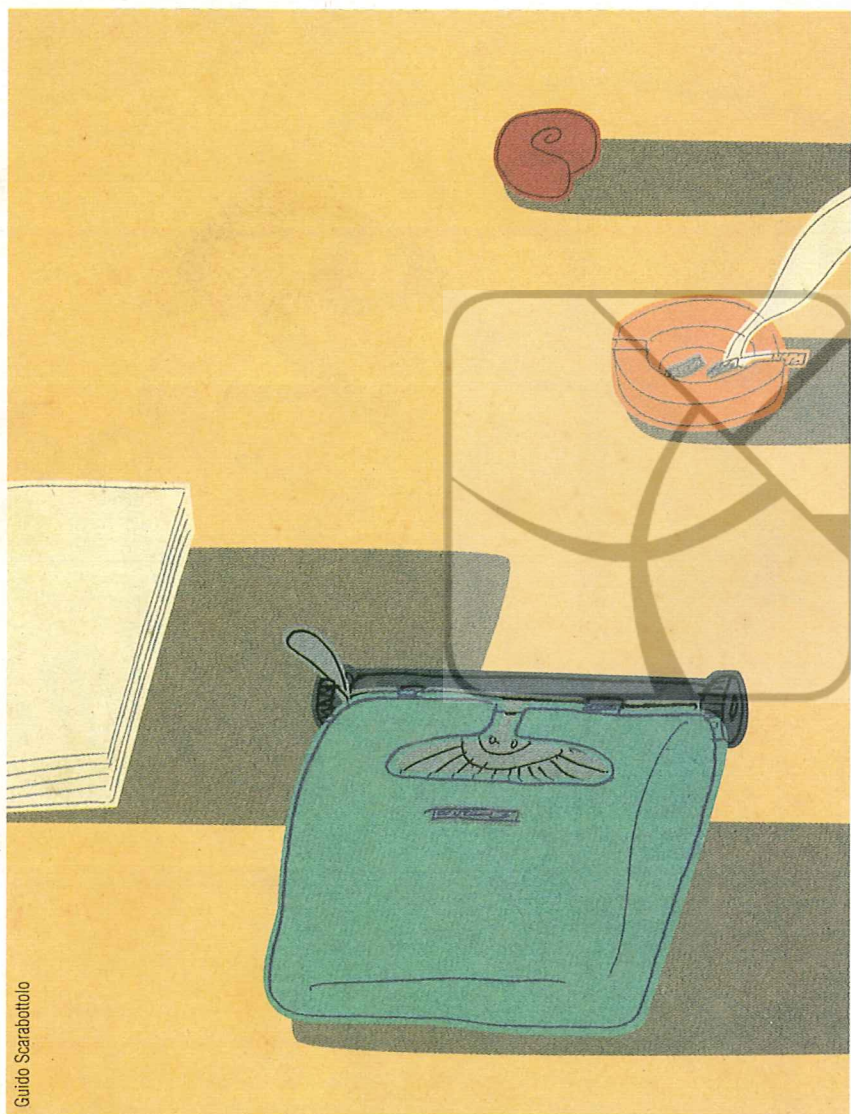


向日葵

人文花園里的

雙月刊



Guido Scarabottolo

第 12 期

15.3.1999

台湾超前卫女诗人夏宇近作选辑。李爱鸾的心是 pH7。非常缓慢与甜蜜的死亡。几乎死去，仿佛重生

■黑白精选■

让我把你寄在行李保管处

✿夏宇

「那个异地旅舍的夜晚，
月光穿过颤动的白沙帘
浸透着一块一块冰凉着爱着的我。」
那存在的永恒的沙漏的月光里
我们所错过的彼此的身体
在猫脸和死婴所充满的春天的夜晚
如果核尖叫想要醒
「我或许也曾如此逼近在不断分叉的地平线上
有人到达地心有人终于在壁橱里
另一扇门内出现我真的
不喜欢那些使用「你们」这类複数的人
而且这麽轻易陷入道德的难题」
让我把你寄在行李保管处让我离开
让我赞美这些複杂情节里简单的意外

非常缓慢而且甜蜜的脱期

天使试着发现自己。他们不相信深奥。
 虽然他们拥有全套的潜水装备。
 这麽容易入睡。
 他们洗一个澡，当有人要求
 为「完整的救赎」举例的时候
 我肉体边厢的幽灵
 我们和天使的区别是
 我们的沸点不同
 他们容易蒸发
 而且比较倾向於爱。
 虽然我们也是这麽的透明
 卻被各种邪恶的枝节感动启发
 帶着大大的悲伤醒来
 並在不断叉开的故事支线上
 走失了我们唯一的那隻羊

非常缓慢而且甜蜜的死/夏宇

当你阅读到此，你已开始接触夏宇的诗，而我们都相信夏宇的诗集是我们的圣经，每日捧读，了解教条，了解天使与地狱的美丽。

事实上，我们是引用「非常缓慢而且甜蜜的死」的方式来进行第12期的编辑工作。感觉上我们并不是很缓慢的进行著编辑工作，但是又脱期了。

而夏宇的诗集是我们每天都捧读的。我们一同读她的诗集。我们一同听她的歌词。

还有，我们还一同写诗。将来还可能会一同参加文学奖呢。这里共有四个人，四楼的「新居」只有两台电脑、五张桌子（其中两张是用来放置电脑的）、六张椅子……如果加上来了三位的客人，那么七人之中一定会有一个人是站立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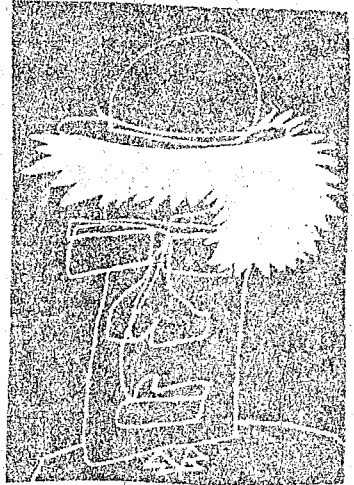
毕竟六张椅子是不够置放七个躯体的。

可是，这样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困扰。唯一感到被压缩动弹不得的，我想只是热呼呼的阳光吧。当阳光成了这里每天的第一个宾客时，这里也就变成了强华老师所说的「三温暖」了，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仍然在缓慢的工作进度中不断被催促不断的不断继续被催促著。

事实上，向日葵是需要阳光，很充沛的阳光。

李爱鸾说：“这些曾经绚丽过的故事都该是种点缀，并非负担。佝偻著，毕竟不好。”而我们要学学她：将心放置在 PH7 的定位上。即使，此种炎热的方式也只当作是种招呼的方

执行编辑 / 黄丽诗



式。这种小事是不可能致死的。

死亡是什么？「死亡的世界将如何被看见、被说明。死亡对每个人绝对不是假设，更不是理论，而是无人可以逃避的事实。」

事实上，死亡还是一种冗长的学问。除了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死亡除了是一张刚撒下就变成了黑色的网之外，也可以将旧躯壳包裹。如果可以也可以重新等待出发。

在开始之前。

在结束之后。

也要阅读一首诗，就读夏宇那首十四行的诗「我的死亡们对生存的局部译译」吧。

你觉得此种缓慢的方式，如何？

向日葵编辑室

顾问：罗绍英校长

庄琇凤副校长

总编辑：陈强华

执行编辑：黄丽诗

助编：宝儿、林爱莉、林茹莹

电脑打字：爱莉、丽诗、茹莹

封面/封底设计：赵少杰

插图：阿鲸、阿艾

出版：大山脚日新独中

地址：Jit Sin (Ind) High School

Jalan Aston, 14000 Bukit Mertajam.

电话：04-5305063

电传：604-5383173

电子邮件：s_f@mailcity.com

第一屆向日葵文學獎

一、宗旨：

1. 提倡文學風氣，鼓勵創作，發掘寫作新秀。
2. 塑造充滿文學氣息的校園文化。

二、主辦單位：

日新獨中華文組、《向日葵》雙月刊聯辦、日新獨中家教協會贊助。

三、文類、組別及獎項：

小說	散文	詩歌
分為初中組和高中組 首獎：現金 RM 100 次獎：現金 RM 60 叁獎：現金 RM 40 五份佳作獎：現金 RM 20 得獎者各獲獎狀一張	初中組、高中組和教職員組 首獎：現金 RM 80 次獎：現金 RM 50 叁獎：現金 RM 30 五份佳作獎：現金 RM 20 得獎者各獲獎狀一張	初中組、高中組和教職員組 首獎：現金 RM 80 次獎：現金 RM 50 叁獎：現金 RM 30 五份佳作獎：現金 RM 20 得獎者各獲獎狀一張

四、作品字數及參賽篇數：

小說	散文	詩歌
初中組 字數以一千至五千字為限 高中組 字數以二千至八千字為限	初中組 字數以四百至八百字為限 高中組 字數以六百至一千字為限 教職員組 字數以八百至二千字為限	初中組、高中組及教職員組 字數、行數不限。
每一文類以參加一篇為限。		

五、參賽資格：

凡日新獨中在籍學生、教職員皆可參加。

六、收件、截稿和揭曉：

1. 收件：即日起開始收件。可由華文老師轉交予主辦單位。
2. 截止日期：1999年4月30日
3. 得獎名單及作品將於《向日葵》雙月刊及校聞刊佈。

七、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以未在任何報刊雜誌發表或出版者為限。
2. 參賽作品須用有格稿紙書寫，打字影印復寫亦可。
3. 稿件上請勿填寫個人資料。請另以單張稿紙詳列條例：真實中英文姓名、筆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號碼、班級、學號、地址、聯絡電話。
4. 來稿請信封上注明“第一屆向日葵文學獎”字樣。
5. 每份參賽作品，除原稿外，須呈附三份複印稿。

八、其他：

若有未及事宜，將另行補充公布。

擎宇答：

I'm not alone

很久没有在 call in 答读者/朋友的信。不是懒惰（更懒惰的人应该在咬着花生），也不是没有心情、力气等；其实，累积了几个月，都累积不了十封读者来函。终于累积了第 11 封，所以又开始答信啦～

浩德：你又问惠强的消息，他现在和我在同一个校园，不过不同系；还是一样很忙的样子，不如我给你他的电话好了。

良友：你几乎每次大马举办的演唱会都有出席喔！动力牛仔的（动力火车与牛仔 lar）我没有参与，生病了。怎样，现场的感觉和 CD 里不同罢！

小鱼：谢谢你的鼓励。的确，创作的路途是寂寞。不过还好《向日葵》工作室就让我觉得，I'm not alone。

子辉、向阳：已回信给你们了。慢慢等罢。

流星：最近都忙着赶报告，作业、准备期末考，还有写写小说及生生病一下。生活就是那样子的。

振兴：《花踪》我赶不及参加，下一个目标暂且参加大专文学奖，以后才打算。

小李：你所说的日本连续剧我都有看。有什麼关于 LG 和 LV 的经验要分享的话，再联络好了。

史地芬：故意要这样叫你的，下次在 PUB 遇到时，不要莫明其妙在我背後拍我，还有不要明知道我不大喜欢喝啤酒又吵着要请我喝；如果要请，就叫杯 Volka Lime 给我罢！

阿冬：妳提的戏我都没看。最近没心情看映像的故事；结果倒是一口气读了几本村上的《春光》，感觉很好。

度：妳怎麼只写了一个名而已？所以我回信给妳时就写一个「宇」囉！

爱莉答：

文学奖沒有公开

立诺：来稿已收到，《向日葵文学奖》只给本校在籍生和职员，暂时还没有开放给校友，下一届吧，希望下一届华文组会多设一个公开组给《向日葵》的读者们。

鱼呖银：「人物专辑」的夏宇暂时给你止过瘾，被我带坏的不是华华，华华教我针织，织了两个背包，我才知道自己也是「很女人味一下」的呵；MAK 是槟城人，他是谁？你想要怎样认识他？

家威：到底你们在师训读些什麼？怎样上课的？你那麼早就实习了吗？不是要等两年吗？

颜轆：国丰要我转告你，他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在文内提到的纯属巧合。

花精：颜东闻现在在槟城一间设计学院唸书，功课很多，偶尔有回来讲讲笑话娱乐大家。

立诺：鲸在新加坡，我会被他恨死的，因为还没回他的一叠信，不久前他寄一包紫菜给杨国丰，害我笑到半死，他是一个很 nice 的朋友。没有得到作者的允许，不能随意公开他们的地址，嘻，不过你可以写信来编辑室，我们代为转交。

嘉斯敏：《Patch Adam》看得我又哭又笑的，我会为这样的电影感动良久，甚至衝动想改变志愿，重读理科去做医生。Nothing is imposible，有人冷笑对我说，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会讲不会做。我也很迟才开始接触电影，所以不懂的东西不会比你少。

周佑益：对不起，没给你交代。

丽诗答：

想想小小的快乐

志腾：在小小的空间中能与你再次的碰面，实在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在拥挤中的幸福。最近，檳城的戏剧很多，也很「热」。连我这种较慢「热」的人，都会开始邀约朋友一同观赏你们所呈现的戏剧。同时，我也将拭目以待那天你在爱心大厦对我说的「好戏在後头」的那句话。

怡铭：那天带给你的甘本的《向日葵》麻烦你推售给你青运的同志。我知道目前经济不景，但我知道你一定能的。还有，我也很好奇你那位北露叻的好朋友到底是怎样子的，真的。下次记得介绍给我认识。

仲雯：我们都知道妳近来很忙，但是诗呀、散文都要断续写呀！别可像上期黑白精选中的「类似遗忘」把我们都遗忘了。

阿珊：喜欢水瓶鲸鱼是吗？嘿嘿，我也是。当时刚接触她的漫画与文字时，真的不能自己的喜欢上她。如果妳这期也看到柴门文的漫画，我相信妳也会去找她一系列的漫画书来看。那麼下下一期又是谁呢？来信问宝儿好了！

阿 MEN：你的「开始」呢？又说开始给我们插图的，到底你开始了没有？

森米：杏林子说：「人生有如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有人力争上游，有人随波逐流，端看你采取那一种人生态度。」对人生可别太悲观，总会有令你快乐起来的理由。想想小小的快乐吧！那麼我也会因为妳的快乐而快乐起来。

小小的啟事

公园广场的看守人好姐到荒岛度假几个月了都不回来，也不能用传真机或电子邮件把稿送来，害得我们连续两期都不能到公园散步，若下期截稿前她再不回来，我们就写信到市政局告她吧！另外，我八卦八卦地替暂代她告诉大家，六月檳城有个「北马戏剧节」，一连串的演出，应该会很热闹吧？✿ 好女子

罗智成出新书

陈强华答：

青瓜王：你建议的罗智成，陈黎及鸿鸿专辑，都是我们正在策划做的人物专辑。罗智成最近又有五本新书，是由联合文学出版的。据说还在台北的诚品书局办巡回签名会呢！这五本新书中，其中一本是旧作《倾斜之书》的重印。喜欢罗智成的读者，快快储蓄吧！

阿乐：阿 Mak 是檳城人。你喜欢他的漫画，他当然是乐死了。我们不想一口气登完他的作品，主要是想吊读者的胃口。（哈！这是恶作剧。）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因此产量就少。我们会再催他画多多的作品。你等着吧！

想回家：你的笔名太好玩了。读了就想回家。这期的「个人秀场」肯定是个惊喜。李爱鸾能文善画，多才多艺。如果你想投「个人秀场」，那就要写多多的稿，文体不拘字数不限才情更不限，尺量的表现自己。若不会画，可找人帮忙。总之，这是一个让你浑身解数，尽情发挥才情的园地。

新编辑室新风景

✧ 林茹莹

早上站在路口旁等麗诗。等麗诗的电单车。抬头望天，近视的双眼只看到厚厚的白云层。是个阴天吧。阴天里的编辑室是较凉快的，但没有风。因此，挂在窗口的风铃寂静了很多。不似之前一段时间总是急躁叮叮噹噹响着。

要4月了，我还是呆在编辑室里。还是义务帮忙。这一期的《向日葵》，我编了「个人秀场」及「绿树苗」。其实「绿树苗」是大家一起编的。强华老师，麗诗和爱莉帮我选

稿。鞋子的插图是老师贴的。

4楼的新编辑室的景色还挺不错的。站在走廊可以看到翠绿的大山脚山，而且风好大，吹得好舒服。编辑室里有不少口窗，因此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可以看到远处的椰树、蓝蓝的天、红红的屋瓦...

新的编辑室很宽阔。不知是不是宽阔的原因，客人多了起来。放学后，数位初3的学生总会上来编辑室。上来编辑室谈天、做功课、看书、交手札...。编辑室里的椅子很

有限，因此有人坐着站着，甚至坐在地上。收音机的声量亦提高了不少。一切很热闹起来。其实4楼的编辑室有时对我们来说是个恶梦。想去厕所也觉得懒，踏过了4层的梯阶才走到底楼的厕所。午餐时间到校外吃了饭再走上4楼，肚子好像又饿了。这是不是个原因让我们工作之余也开始爱吃零食呢？有时到 BM Plaza 去吃午餐时会顺道去收购零食。我们好久没吃葡挞了，我们现在在吃葡萄乾。

■ 阅 读 餐 厅 ■ m e n u ■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以年轻堆砌出所谓的勇气，分头去找我们想要的，而《分头去找》便是用年少的轻狂蒐集了真挚所搭建起来的堡垒。主编郑秀韵。像每次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一个碎片，慢慢多了以后就可以拼凑拼凑，成为一个流浪的印记。我还在寻找很多东西。嘿还是像秀韵说，分头去找吧。李益进。我一直都认为人多好办事，当然也包括找东西，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找的是什麼，结果我们分头去找，把找到的东西都收录在《分头去找》。孙美玲。是一本大家分头去找的书，出发的人有懒情的蓝孩杨国丰、撒哈拉鲸鱼李益进、信仰爱情的郑秀韵、鸵鸟的朋友陈颖琪、相信童话的林瑞鸾、乖乖女黄华华、憨傻的陈志强、天马行空的方庆祥、热爱文学与音乐的郭思廷新人梁若诗、热爱足球的孙美玲等。分头去找是他们找到的吗？想知道他们找到什麼？欢迎订购他们的新作《分头去找》，每本马币七零吉。可写信联络《向日葵》编辑室转杨国丰(Ewe Kok Hong)

大家都好吗？许久没去编辑室找爱莉「八」了。我在 BJ 麦当劳给你们写信，之前我在 ASAS 工作，但它已不幸关闭，So 被调到槟岛的 BJ Complex。每天 10.30am 就起床洗刷。11.00am 出门去老板家，驾老板的车子到槟城，每次驾驶都在寻找 Polis 的影子，看有没有捉 Speed。

告诉你们，在 BJ 工作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看。每天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走过我面前。有些女生穿得花枝招展的，怕人家不知道她穿新衣或其他的，站在一个地方，一分钟內可以摆出七八种不一样的姿式，好像告诉人家「我现在没有男朋友，你们谁愿意，可以找我搭讪。」不然就穿了很高很厚的鞋子到处乱逛，走过名牌服装店，拿几件衣服试穿，不买，过后走进我做工的店买了和刚才她试穿的衣服款式接近的廉价衣服。

说一个笑话给你们听，我做工的店里有一个员工，有一点点弱智（天生？我不知道），有一次老板叫他找 55 分给顾客，你们晓得吗？他竟拿了两个 5 分给顾客，并告诉顾客，5 分 + 5 分 = 55 分。你们说厉害吗？还有，有些衣服是折扣 10% 的，他告诉顾客，买一件扣 10%，买两件扣 20%... 那买 10 件不就全免了。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常常被他整得半死。还有很多笑话，有空再说。

基本上我在这里过得很轻松，没事往下看，有个溜冰场，常常在那儿看人溜冰，有些人真的溜得不赖，有些不会溜的人，明知不懂还要花钱进去溜冰场，大叫大喊，又经常跌倒，有时觉得他们有点「贱」。每次看那些高手，在溜冰场里意气风发，也常幻想我也可以如此，但只有想而已。

P/S：休息时间出来乱逛，最决定给你们写信，告诉你们我在这里的日子。

杨国丰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一直都不能「安居乐业」，这次又去站廉价服装店

来 信 八 卦

鱼呖银要找夏宇的海盗本诗集，结果一直都没有寄给她，现暂用夏宇专辑止止瘾吧

今天啊，刚考完如释重负的历史月考，想着该为自己准备下午的精神粮食，于是乎跑到 library 借了本模拟作文，可是啊，它的吸引力在放学回来后被《S.F》盖过了，一个午后，消耗在《S.F》丛间，一气呵成的感觉很久没有了。关于那些稿，由于写时《S.F》没限定字数，于是我都沒有照着新的方式走。对不起。

你们看哪个栏可以放。

有那麼一晚，我们去唱卡拉 OK，突然胃绞痛，经不住，我央益进载我去买药，那时的我只管痛得蜷缩在他的车座里，说话都没力气了。可是，他在那时叫我写，我只能含糊地点头。一点抵抗力都没了。后来，他下车为我买药，买牛奶（虽他是那麼憎恶牛奶味）。后来开始写了。也不肯定那次是不是关键。但那晚暖的不止是胃，胃可能也因此被感动得渐渐好转至到现在。

阅《向日葵》革新号後，喜欢水瓶鲸鱼。Mak 是谁啊？那被爱莉带坏的女孩是不是华华（曾听益进说她很乖）。季节的文字久违了，博大好像很多人在写，工大也是。刘富良是爱大华人咩？

郭家争华或屏桦是排行第二或第四，淑梅排第三是吗？真精采的姐妹花。

你瞧你们又办电影展，今年是我得拼的一年，于是我知道又将错过... 德志的「开始」写得很好，我喜欢，还有利志达的舌头上的雨。

国丰现在学修车吗？如果是好像很有型咧。封面第一眼骤看，很清，就是清新。

茹莹是 Penang 人吗？

如果可以，加些音乐的东西。

益进写的达达主义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林韦地的来信

我有写作的衝动了

今天早上风和日麗，很难得的是我竟然一大早就到学校。七点二十五分，坐在班上，心情是多麼的高兴、愉快和期待。

出奇般的静，人人爱历史，历史爱人人，大家都在为过去的奋斗史辛苦的绞尽脑汁，想办法记得，为的不是悼念民族英雄的丰功伟业，而是为了今天小考的分數，长远一点来说，是为了统考文凭上的那颗拉丁字母。

只有鑫臻继续推动他所谓「青少年的活动」，不知道他今天又有什麼节目？随着他的脚步，我知道了答案：就是在编辑室内所绽放的花朵——向日葵。很伟大的，我们班上是由同学自己主动购买，而不是由班导师分配的，这是多麼伟大的事情啊！

鑫臻熟悉的把《向日葵》放在那些固定的买主的桌上，终于，他瞄到了我，我摇了摇头，他正经八百的瞪着我，说：「你对得起强华老师吗？你对得起麗诗吗？你对得起爱莉吗？你对得起...」为了使她闭嘴，我拿了一本。

这一期很新奇，封面是红色的甲虫，封底是颗红色的钮扣。

不平凡的，让人觉得真的不同。

米色的内页，让我真的很感动。

说不出那种感受，自内心的轻松。

强华师的的笑容，浮上我心头。

我放下手上的历史课本，欣赏着那隻红色的甲虫，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读了目录，才知道封面是那个脸胖胖，很有艺术气息，目前在意大利求学和生活的哥哥所设计

的。不知道为什麼，看到他，我也想去看看外国的月亮。

我喜欢这次的专题，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想拥有好多好多开始：开始成功、开始写作、开始K书、开始恋爱（一笑）... 结果，仔细想想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没踏出任何一步，然後我就开始懒惰、开始自暴自弃、开始失败...

可以快乐的，不是吗？

不知道为什麼，我不喜欢弯弯的童话，可能是因为每次读完，都带给我深深的感动（就是郁卒），四篇童话，各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可是结局都是相同的沉重。只有《听见妈妈的声音吗？》，倾诉着母爱，比较喜欢。有时想想，童话应该轻轻的写，会更好，精灵世界当然有悲剧，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快乐的活下去，虽有遗憾，有些无奈，可是此生不枉了，不是吗？

可能就如佛宝老师讲的：小孩要长大是很简单的，只是长大後想变回小孩却是那麽的遥不可及，读者也就在读童话时强烈的感受到来自这句话的无力感。但是，我还是相信，弯弯是快乐的在写童话。

看完了64页，很惊讶的已经到了黑白精选，难以接受已经读完的事实，並不是难以接受页数太少，而是惊讶能在如此轻松、舒适的情况下就把

《向日葵》读完了，或许是文字的历练深了些，拉近了自己和文字的距离，更能体会文字所要表达的精神，或许这就是我初尝阅读的轻松感觉的原因吧！

再次不知道为什麼，想到编辑室走走，看到强华老师的脸，好像封面的甲虫，想问他脆皮笔记的意义，但坐在他旁边读着，卻又想不到像样的问题。一时之间觉得他很伟大，用了二年的时间办出这麼棒的双月刊，无论编辑室的人来来去去，他总是坐在总编辑的位子上，为《向日葵》开心的耕耘、灌溉。更重要的是，他从《向日葵》得到快乐。

希望能参与编辑工作。

看着他的笑容，一种幸福的气息洋溢着心窝，同时也惭愧地自己两年里什麼也没做，只是混了过去。很荣幸自己能看到《向日葵》的编辑工作——一项不朽之盛事，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参与编辑工作。

回到家，看着书架上的《向日葵》彷彿每一本都印有强华老师的笑脸，心中又有写作的衝动。拿出侥倖及格的历史考卷，心中有股莫名的厌恶感——厌恶失败的自己。决定结束失败的自己，开始另一个我。或许这天是一个转折点：失败的我之死；成功的我之生。但愿，不再成为，另一个失败的林韦地。

大家都说林韦地很认真了。谢谢你对《向日葵》第11期这麼认真的解读。我们都很高兴。要来参与我们的编辑工作，无任欢迎。我们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编辑工作。闲空的话，不妨来编辑室走动。你们可以帮忙、写稿、设计、校对、包书、寄书... 等工作。我们可以从《向日葵》的编辑工作中得到快乐与满足感，你们也是可以的。

※ 陈强华

而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则是对自己的整个生命中的历程都产生了无限的困惑。



寻找平衡点

※ 黄丽诗

若仔细的盘算起来，我发现自己自会思考问题以后，就无时无刻对身边的事物都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即使现在仍是。

而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则是对自己的整个生命中的历程都产生了无限的困惑。若引用「整个生命中的历程」也许是夸大其词了。毕竟，我只活过了人生的五分之一而又多出那麽一些些的光阴而已。假设，我将拥有一百岁的寿命的话。

曾经目睹过多宗的性命在最年轻与美丽的那刻，也就结束了。虽然，生命的长短并不局限在当事者是年轻或年老垂萎。

日前，在槟城美兰园城中城底层观看由星洲日报所提供的新闻写实档案照展览中，看到许多生命因避免不了天灾与人为的因素，而成了冰冷的尸体。而今次的展览则是希望可以透过那一系列人间悲恸的照片，呼吁人群筹款拯救在「新的灾难」中遭遇到不幸的猪农。

短短的几星期而已，就因猪只的病患，而促使许多无辜性命、财产皆蒙上了不可计数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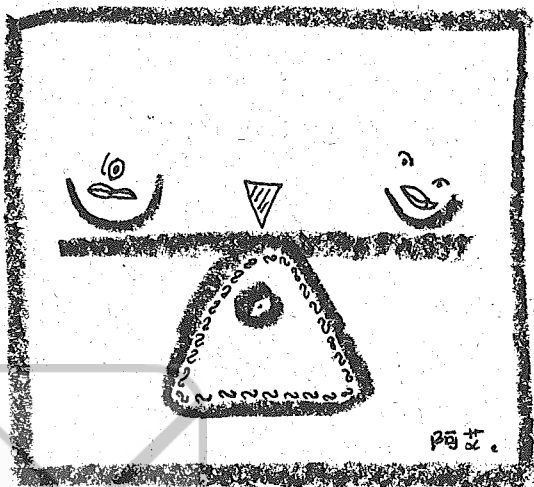
看着眼里，我不知道我能为那群不幸的人士付出些什麼，而我知道我身上仅仅的数十元并不足以援助任何一位有待帮助的猪农... 只有群众所凝聚的力量。

生命是什麼？死亡又是什麼？

「死亡」这回事好像不消片刻的事情，就可以把自己与整个世界划为两边。生命好像就是这麼一回事。借故让你不小心看到些什麼，而认真去面对有朝一日也同样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不能置信的是，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都很脆弱。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意外的发生，但还得相信总会有机会将繁乱引回轨道。活着总会有些希望。

我能在文章中表达的，只是流予一般的感慨而已。这远远而不及当事者自己身历其境的深切感受。当我还在埋怨生活不够理想的时，其实有更多不幸的人士正在遭受更大的狙击... 只是又被我忽略了。



我那届高中的同学毕业至今已快四年了，到国外留学的同学也都快大学毕业了，而不再升学的同学也都在各领域上扮演他们的角色，並周而复始的工作着。

我那群曾经在工作与社会上打滚过的同学们，又渐渐的「回」到我们的大队内。

参与我们许多的同学聚会。

也许，当生活上所能给予的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以外，再也给不到最初的一些体验了，而朋友将有助于填补这方面的遗憾。例如心灵受挫时会渴望有全心全意的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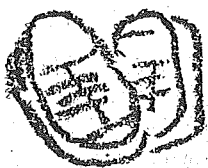
当日子过得越加平凡且单调时，大家都会想想该怎样让彼此的生活因为大家的参与而更加的有趣时，都会先相约聚在一块，並找些适合大家相聚一起。如一同出游或一同学习。

学习些什麼呢？他们说想学好英文，所以决定要一起去学习英文会话。好啊！要就一起嘛！总之最後要的仍是大家相聚的乐趣。

这时，我们又仿佛回到的中学生涯，大家都为考好统考而奋力的努力着。但是现在，却是以联系大家的感情为首。

当自己仍旧活生生的存在这个世界中，我得确信自己还有能力应付所有付诸在我身上的欢乐与哀愁。

而我的人生观也需要不断在快乐和悲伤之中寻找平衡点，对吗？



● 女孩不乖 ●

拾宝记

※ 林爱莉

「什麼？我听不到啦！」海边的风很大，浪更是恐怖，你抬头看看天空，远远的浓浓的乌云正迅速地往我们的天空飞来，「你的脚疼，要不要赶快离开？」

噢，我的左脚是刚在出门前不小心踩到窟窿，痛得快昏了，站在大太阳下我嚐试扭扭无力的脚踝，打算着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你一声我不去了，但想想又真的有些不甘心，多次约好都是去不成的，所以就死硬地忍着疼一拐一拐走去车站。

嘿现在我还不是直挺挺地站在这座肮脏的海边垃圾场，「噢！」想想又是蛮疼的。哼，我誓不向疼痛低头。「不用啦，我可以忍的。」

不过这个沙滩的异味真有够臭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因为一不小心可能会踩到玻璃、生锈的铝罐等，那时真是太哈哈了（苦笑都笑不出的笑啊！）

「喂，快来，这里有宝。」

我单脚的跳跳跳过去，一个麻袋半埋半露地躺在沙滩上，看起来还鼓鼓的，我便帮你拨开盖着的沙和垃圾，你用麻袋左摇摇右摆摆地鬆鬆土，轻轻一拉，整包东西就起来了，忽然一股强烈的腐臭味，哗，我差点呕了出来，连忙后退两步，结果脚踝一疼，整个人差点跌坐在无良的渔夫丢弃的破鱼网上，正忙着打开麻袋的你哈哈大笑起来，「怎样？过瘾吧？」

你是指腐臭味，来拾宝之前你已经叫我做心理准备了，可是我还是受不住，这沙滩已经够臭了，想不到我还是这样逊，差点败在臭味之下。我疼着脚蹲到你身边去，「什麼来的？」

「猫吧。」你捉住麻袋的底一倾，内容全都现了出来，是一个皮肉毛髮已脱尽的屍骨，「差不多可以凑得整副。」你兴奋地拿起头颅骨看看，我也拿起已掉了的下巴，开玩笑说：「牙齿看起来还蛮整齐的，不过这根大牙有点摇了，一定是没有天天刷牙的肮脏猫。」

「是的，这些东西还得放在这里洗一洗。」你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像权威的专家在说话。

「放在这里？」

「噢，下雨了，我们先走吧。」赶忙帮你把那堆骨头放进带来的袋子里，看来这会是一场很大而且很难停的雨。

「就这样带回家吗？」

「猫吧。」你捉住麻袋的底一倾，内容全都现了出来，是一个皮肉毛髮已脱尽的屍骨，「差不多可以凑得整副。」你兴奋地...

「暂时只好这样，改天再拿回来洗。」

跑回停放摩托车的地方雨就下了起来，幸亏这个海边还有个小烂亭子，但有谁会在这样肮脏这样臭的沙滩旁建一座小亭呢？我也不能多想了，因为一跑，脚疼得更厉害了。

不过你也不理我，爬上亭里唯一的石桌上摊开那些骨头，再仔细检查一番，我又气又疼的怒目瞪得你也不察觉，瞪着瞪着，觉得自己也是莫名其妙，有什麼好生气嘛，脚疼又不关他的事，即使他很紧张也不能做些什麼啊，雨还在下着，他也不懂推拿，忍不住真想取笑自己。

你着紧这些宝贝的程度可以就像那天L问的：「若有一天你去捡到一个麻袋，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真人的屍体，那你会怎样做？」

屍体呵，命案啊！

想不到你竟然说：「看情形吧，说不定会抱着人头就跑！」

哗很刺激的答案，我可以想像以后你那间阴暗的房子就像原始人的那样，在门前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头颅和骨头，这样子也可防盗贼，看到都吓破胆了，还敢进来？

「噗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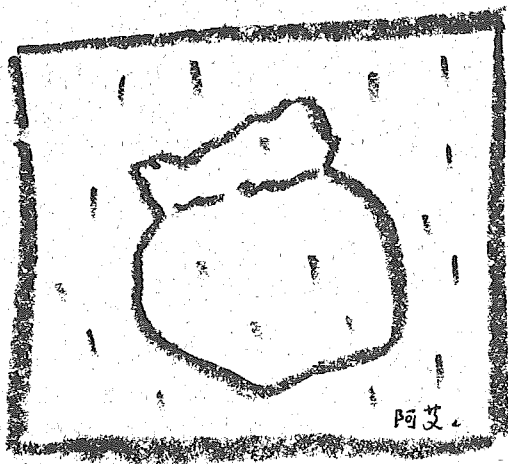
「怎麼啦？」你这才抬头起来。

「没事！」

「雨就停了，雨停后我载你去铁打陈那边推脚。」

「扛着它去吗？」

你神秘地笑了笑。





● 脆皮笔记 ●

因为年轻
好像具有反叛
前卫色彩的东西
我都会十分喜欢

噢，夏宇万岁

※ 陈强华

1.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醃起来／风乾／老的时候／下酒。(夏宇／甜蜜的复仇)

1980年读到这首诗，那时我正唸大一的下学期。刚到台湾，那种「文化冲击」排山倒海地打来，我有好一段时间是不能适应过来。诗是写不出来了，只好大量地阅读。感觉自己是一块海绵，拼命地吮吸文化的乳汁。就在这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里，第一次接触到女诗人夏宇的作品，惊为天人。夏宇别树一帜的诗风十分吸引人。诗评家孟樊称夏宇是具有所谓「超前卫主义」(trans-avantgardism)色彩的后现代诗人。因为年轻，好像具有反叛、前卫色彩的东西，我都会十分喜欢。

夏宇的作品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老是跟自己所设定的题目过不去的习性，不仅造成形式和内容分离的结果，还常常故意文不对题／离题。这种诡奇的「文不对题」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技巧之一。《甜蜜的复仇》到底是那门子的复仇，虽然是文不对题，但没关系，我喜欢这样的诗。噢，夏宇万岁。

2. 但是我们将如何开始我们的早餐呢／如果不先看看报纸／如何把吐司抹上奶油／把火腿煎上蛋／如果伊朗不曾攻打伊拉克／如果美满吾妻你不逃走(夏宇／印刷术)

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由於各行各业过度的专业与分化，连带的知识的分科也因愈趋细緻而导致统合的困难，自始至终一直努力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到了50年代末期已陷入枯竭的境地，各种形式已被实验尽净，所以巴斯(John Barth)提出「力竭主义」(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竭尽一切可能性的文学主张，企图衝破既有形式的藩篱。既然创新事实不可能，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做文章，所以就有人将原有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时空背景之下的素材加以析离，然后拼贴、混合(collage & montage)成为所谓「东拼西凑」(pastiche)的作品。夏宇的诗集中，这种东拼西凑的作品屡见不鲜。《印刷术》、《连连看》、《造句》...等都是。这种东拼西凑的手法，有点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手法。这种技巧往往会产生对比、矛盾、张力和谐拟(Parody)的效果。



我喜欢这种写诗的手法，可以很随意地读，也很随意地写(有什麼是不可以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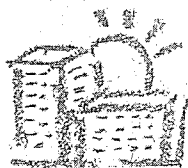
3. 「当夏卡尔画画时，实在无法知道他是正在睡眠状态中，还是正在作梦当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必定有位天使住在他脑袋的某个角落」毕加索对夏卡尔的画作如是说。

我想夏宇的脑袋应该也住了很多的小精灵。这些古灵精怪的慧黠小精灵；对文字／意象的灵敏度特别强烈，他们或者喜欢穿紫色皮鞋配上绿色袜子，或是我最无辜的喷泉，或是舔自己手心的独角兽，或是狂喜的绿色幽灵，或是那匹温暖的水兽：说我愿意，这些小精灵无所不能，无处不至。无拘无束。忠实的心；反叛的肉体。我们读了夏宇的精灵；「因握有秘密而怀有的／不自觉的骄傲」。

4. 住在小镇／当国文老师／有一个办公桌／道德式微的校园／用毛笔改作文：／「时代的巨轮／不停的转动」(夏宇／一生)

赵少傑曾把这首诗抄写在马尼拉卡送给我，要我把它压在办公桌的玻璃垫下。这首可以说是夏宇最「写实」的一首诗了。以前的老师都喜欢用很「八股」的套语批改作文。夏宇用「谐拟」的手法，写下这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住在小镇的国文(华文)老师，一生只是用那隻老旧的毛笔，改那千篇一律的作文。教书多年，感觉自己就是那位小镇的国文老师。

唉，人生。(时代的巨轮，真的是不停的转动。)



●东南西北●

悲欢离合

※郭屏桦

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过着迎送生涯，很多时候认识了新朋友，才刚开始熟悉时，却又因某些因素，又要别离了。最最可爱的还是在校园里遇见同学，才开口打完招呼就要接着说再见了。儘管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神经比较迟钝的关系。

对于所谓的离愁别恨，似乎自动免疫。对我来说，这些像是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来赚人热泪的情节，或是歌词里头让人感动的句子。或许是沒有时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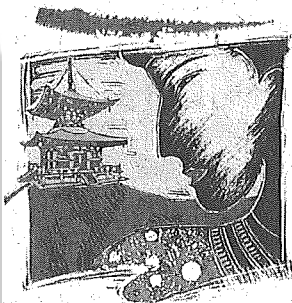
仔细回想离家四年，好像并没什么机会想家。虽然每次听见别人问起离家那么远会不会想家时，都会很顺口，很自然地答当然会啦！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家人和朋友，怎么会有不想念的理由。可是事实上真的是没什么机会，可能是科技太先进的关系吧！往往昨天还在考场里为前程埋头苦幹，隔天已乘着大银翼往回家的途中了，完全来不及让思念的种子在体内发芽，滋长。再加上我妈妈又不是普通的活泼好动，每年都会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飘洋过海来看我。算起来，我几乎每年就有机会看见我妈妈那天使般的身材，魔鬼般的笑容。当然少不了她那高卡路里的怀抱。再加上她也很「健谈」，时不时在电话里头和我「闲话家常」，家里发生的大小事情我都快瞭如指掌了，所以很多时候怀疑自己并未离开过家。

当然这个怀疑，在月尾看见电话单时很快就被否定了。

纵然是初来乍到那年，也没什么时间去体会悲欢离合，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功课十分吃力，大半的时间、精神都花在功课上直至筋疲力尽，往往举头望明月，低头已入梦乡了。哪有时间思故乡。待功课赶上以后，又忙着吸收周遭的新鲜事，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地吸引人。什麼月是故乡明简直是天方夜谭，只知道外国的月亮真的是又大又圆的，十分无耻吧？可是如果是故乡的月比较圆的话，那么干脆回家去慢慢欣赏好了，何必跑到大半个地球外来自讨苦吃，莫名奇妙

了。反正大学并不在于大而是在于学，在哪里唸还不是一样。

所以我十分珍惜偶发的思念的感觉，十分喜欢思念，很多时候思念可以让所有的人、事、物变得更美。妈妈的芋头扣肉似乎变得更美味，妹妹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变得没那么烦人，朋友的笑靥也变得十分可爱，甚至有时还会想念以前高中时常常吵架的朋友。还有马来西亚那湿答答的天气，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时，思念中的家简直是人间仙境。想念真的是最伟大的魔术师。但不能与他接触得太过缜密，否则一切都会变得平平无奇了。



※郭淑梅

幽暗、狭窄、永无止境的梯级一直是我难遣的梦魇。曾经，脚底下蹒跚的脚步无力的踩在阴暗的梯阶时，我以为我的一生即是如此了。不脱、摔不掉的阴暗，惶恐的心泪痕斑斑，我真的只可束手就擒吗？却另有一股不甘心的呐喊，毫不妥协於困境之中。

那是 IBM 学院的梯阶，令人然无助的阴暗，还有异族残留在空气中浓浓的椰油味道，噁心得令人想吐，挤身於 100 多位学生的小课室中，塗了一层又一层的万金油，发红的鼻子开始脱皮，还是死命的擦个不停。...

SPM 放榜以後，因巫文只拿 P7 无法得以继念政府先修班，由琴表姐带我到 IBM 学院报读先修班，谁叫自己不好好努力？认命地自食恶果。琴表姐只说：「好好唸，考上大学才有出息。」

从不问，甚至於不敢开口问母

*郭争华

亲：「为什麼两个姐姐可以不用等成绩放榜，即可輕鬆到加拿大唸书？」倒是在屏桦临赴加国的前一个晚上，母亲轻轻的问我，「妳想去吗？」我微微摇头，黯然走入书房，耳旁依旧响着母亲的低语，无力得好像我徬徨的等待。那时是我考完 SPM 的一个月後，同年毕业的屏桦即可赴异乡深造，我继续睡死在沙发的日子。

三月放榜以後，以我所知唯一的申学管道申请侨大先修班，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也是最体面的出路。一边週旋於阴暗得让人发困的梯级，一边祈愿我的等待成真。每一日的茫然与期待相互煎熬着我寂寞的岁月！身边的朋友愉快的唸着先修班或工作，或正要往纽约或纽西兰，偶尔听闻两个姐姐自加国传来愉快的生活消息。我呢？我将何去何从？只有孤独是我最好的朋友。

同年九月，終於，我忐忑的心安稳的乘着飞机飞向陌生的台湾，一望无际的白云，想起屏桦对我的叮咛，她说侨大並不好唸，竞争很强，劝我打消念头，另觅出路。．．．我却只有这个选择！

匆匆流光，转眼已是大三的学生，翌年又是毕业之际了，亦有着心焦之感，回想昔日往事，最可怕无助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那一条阴暗的梯级，多次返马，始终沒有勇气走前一步。在侨大天昏地暗「贝多芬」^{注1}式的填鸭考试中，对自己的人生有着侥幸、庆幸，我終於得以摆脱那道阶梯。对母亲与鼓励我赴台湾的 S.L，仅怀一颗感恩的心。

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这样多，谢谢他们无条件的爱我。有一种感激之情，也许不曾宣之以口，却久久地在我心深处迴盪。因为他们的爱，更让我学会对生命的宽容。

俗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却认为唯有勇敢地跨前一步，坚持追寻，方可得到人生里头真正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注1：「贝多芬」一背得越多，分数越高。

曾经在出国时，对高中认识的好友，死党分外的不捨。

到了另一个环境，完全陌生的朋友是要重新的去认识的，大家沒有共同记忆，只是点头之交。我好想念这里的朋友，想念高中的生活点滴。

在想念过去生活中，深觉分离的痛苦，然而寒假回来，更深一层的体会比分离还要痛苦的苦。带着期待的心情回国，然而一切的都变了。

怀疑自己是否在这土地上结识过一些朋友。整个假期，除了家人，完全沒有朋友。曾经好想念的朋友，却连络不上。压根儿就如沒认识过这些朋友似的。

感叹空间的距离，让一切的友谊遗失了。

常说，「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再见」真的是 SAY GOODBYE。也许，这麽多年的友谊的基础根本没弄好吧！不然怎会弄成一段容易被遗忘的感情呢？

寒假结束，我走了。我終於打开心怀，才发觉那群异国的朋友很不错，总是互相帮忙，互相照顾。患难见真情吧！

在离离合合中学会了捨得，有捨必有得！捨去旧感情，得到新感情。新的比旧的更好。不同的脚步，有着不同的伙伴。伴着我一起观看风景，也陪伴我走过生活的风风雨雨。

离开熟悉的环境，担心自己毫无能心适应新环境。结果自己用了很多泪水去适应。泪水让我的目光更清彻，也让自己比以前坚强了不少。

曾经所幻想的异国生涯及大学生活破灭了，曾经迷失了自己，不知自己做什麼。

经四姐引导之後才慢慢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隐隐约约的虽不很清楚的呈现出来，但自己不再迷惑。生活也不再失去重心。

沒有後悔选择离开。离开，我得到更多，看得更阔。当然有得必有失。失去的，我已不在乎。现在我只在乎的是我所得到的。



●迷网●

网事知多少

✿郑淑坤

我终于摸出个头绪来了!

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让我时时刻刻都想微笑,不论是走路,坐公车甚至是睡觉,我的内心一直都是高昂的。

说起我上网的过程,还真算是跟蜗牛一样慢呢!怎么说呢?记得之前有提过,刚开始上网时是如何的无助及失措...久而久之就因始终还摸不着「网里乾坤」,心渐渐地感到冷却与灰暗了,原本还打算在网上建一个「家」,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而如此善变的我是为了什么才努力的拼出个结果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和网友的约定快到了。FRANK,各位是否还零稀的记得这一号人物?他可算是我积极上网的启蒙老师,若是没有他,我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会在网上各个角落吸取无限多的知识与技巧。

他答应若我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掌握到上网的一切,就会告诉我一些有趣的网址。我原本信誓旦旦的说:放心啦!还有两个星期,一定没问题的,怎知一直生不出蛋来。眼看还剩下几天时间,在没办法之下,我唯有连夜通宵的在网上摸索,又碰巧误打误撞的找到了他所要求的资讯。所以,我的承诺没有食言,而他也很有信用的给了我想要的网址。

你们有兴趣一同前往探讨吗?抑或潇洒走一回也罢!嗯...让我翻翻那几乎已被尘埃淹没的笔记本吧!哈...

- 动画 :<http://www.drfun.com>
- 音乐 :<http://www.country.com>
- 聊天站 :<http://www.z.com>
- :<http://www.parachat.com>
- :<http://www.tribal.com>
- 音乐制作:<http://www.soundtrek.com>

后来,FRANK叫我安装ICQ(I Seek You!)。又是一个令我头疼的问题,装了又怕不会用,不装又心痒痒。唉!如此犹豫的我,何时才会有出头天呢?当我安装ICQ后,就不再以email的方式与FRANK聊天了,而以ICQ的Online Chat取代之。较为方便且传输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他还继续教了我一些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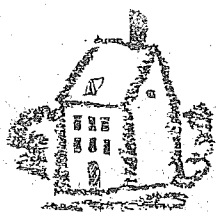
- :-* 表示来,亲一个
- :-& 表示生气了
- :O 噢! Ohhhhh!
- :)>> 笑(的人有须)
- :<<) 笑(的人有胡子)
- :-# 表示糟糕,说错话了,应该闭咀

唉!原来在网上还可以学到如此有趣的表情符号,亏我以前还把电脑当做花瓶似的摆放着,想想还真有点几残酷呢!

说到ICQ,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对我来说,很新鲜、刺激、又有趣。因为可以当场看见对方在聊天视窗内键出来的句子,犹如刚出炉的面包热烘烘似的,味道还额外的芬芳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ICQ,会员已经达到两千多万人。功能虽然保持不变且有增无减。但其速度已经远远的不及半年前了。问题几乎都出现在传输档案的缓慢及经常会在「没理由的理由」底下断线。原因很简单嘛!两千多万人挤在一条悬空的纲线上,不断才怪呢!所以,这个时候若想安装ICQ的人,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嗯...我想这次就与大家聊到这里吧!下一趟再继续咱们的话题及网站介绍。(不过,偷偷的告诉各位,接下来你将会发现到很意外的网站喔!嘻嘻...)



●意到●

看芭蕾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 赵少杰

看芭蕾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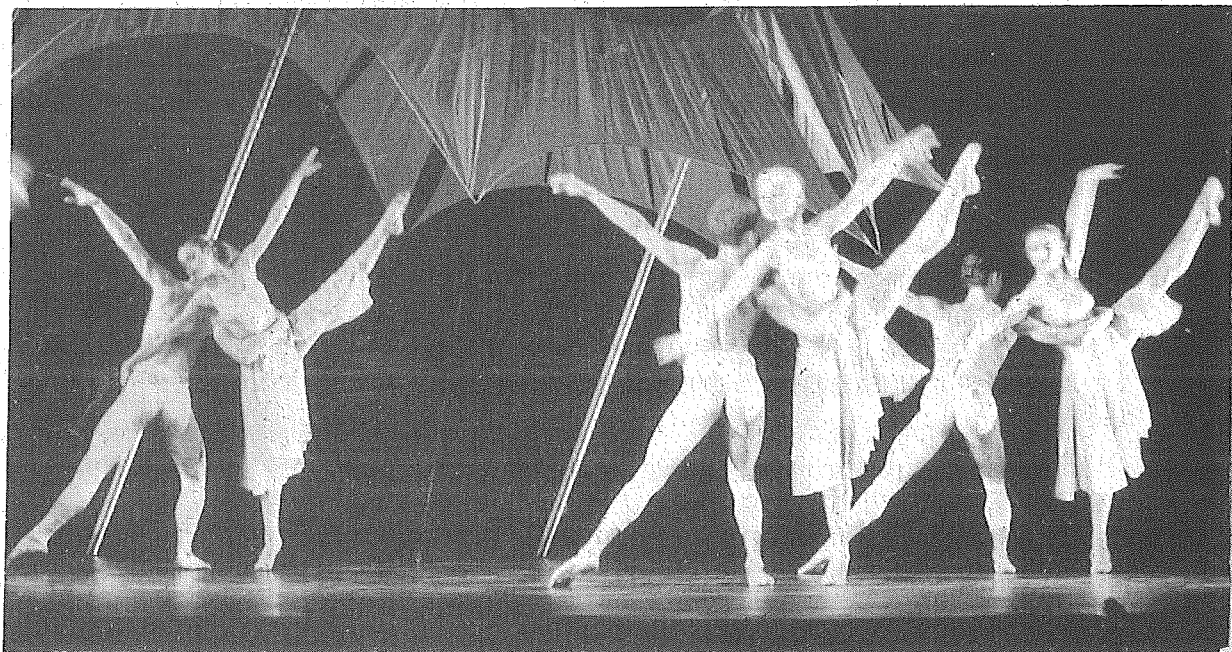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若想找一场芭蕾舞表演来观赏，还容易过找部好电影来看。不过，我想说，观赏芭蕾舞，一个奇怪的感觉。

芭蕾舞中，一切都是优美的，连死、挣扎、抗拒、自杀（或被杀），都舞得美丽动人。曾在BOLOGNA看了一场免费的芭蕾舞表演与钢琴演奏（因为免费，看得快乐极了），记得有只独舞，叫《垂死的天鹅》，整只舞蹈就看她怎么死，由钢琴伴奏。结身，竟然挣扎了10多分钟，死态美得引人入胜。

要美，的确不易。第一，不能干脆俐落，不能一开始就倒下去，需转啊转，扭扭颈，表示呼吸困难，手脚无力（无力竟能支撑十多分钟，并做大幅度动作）。我想天鹅的求生意识应该很强

吧，钢琴起伏动荡很大，她不愿就此死去，站起身来，想飞，又飞不起，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翅膀是乏力的，因此旋转，再旋转...就这样摔倒，死去，手臂化为天鹅的颈项，缓缓垂下，无力，死去...。

就这样，慢慢地学会以及习惯他们的肢体语言。在意大利第二电视台RAI2，每个星期六、日都有整个早上的舞蹈、歌剧、话剧或交响曲演奏，每次都感到音响以及画面气势澎湃，惊动不已。但在BOLOGNA的那场芭蕾舞表演中感到气氛更为浓郁、灯饰、拱形入口处、古希腊及罗马雕像、柱子的雕花、血红的布幕...那天鹅美得像是天使般。轻盈标准的身材，但听身旁的朋友说那舞蹈家已有七十八岁，我不相信，骂他吹牛。谢幕时，大光灯一照，真相大白。





我们製造

✧ 张玮翎

到台北的时候，坐在前座的老伯伯突然扭曲起自己的脸，开始咳嗽起来。咳嗽的声音盪在冷气和引擎声之间，显得如此空洞，我还错以为是司机先生播的另类配乐。

阿秋是这样坐在巴士上搜母亲的身影的。母亲出走以後他便被遗弃在一间空屋，每个晚上仍持继梦遗。他告诉阿屏：“妳总比我好，妳只是父亲跑了，而我，我两个都走掉了。”母亲对阿秋的失望驱走了责任，逃离旧生活变成一种从生的方式。阿秋没有了解自己，别人也没有能够了解他。他只是跟绝症女孩阿屏、白痴阿龙同样在一道边缘上、一道靠近。

窗外是车的灯火，建筑的高耸与庞然让我只能读到宽敞路面上拥挤的商店。外面吹着冷风，我想起自己在这座人口近六百万的城市中只认识不到一百人，但是我学着在这一百人中阅读六百万人的恣态。在高楼後看不到巷弄中，不知道遗落了多少故事。而在我和我朋友以外的年青人们，不知道在那个洞口洩精或自慰。

每晚的梦遗为他早洩的精力。梦中坠楼自杀的珊珊也有自己的故事。她爱上魁梧的体育老师。相信是用无邪的真心交织的遗书在交给老师以後，便撕裂碎开飞舞在球场上，阿秋晾在窗前的白色内裤一直晾着，它一定也不明白是什麼让一个少女那麼轻易相信爱，那麼认真看待自己的不幸，那麼地无力反抗生活。

坐在医院的看诊处看见一个女子从“乳房特别看诊”的房间里走出来。没有人知道现代人为什麼那麼容易生病、那麼容易感到孤独、那麼容易情绪低落。大家都说城市中气压太低，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又有人说是都会充满乱象，灵魂与垃圾一起浮沉。朋友T说，在诗中继续批判这座城的混乱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用精确的文字与生命对话，洗涤自己才是上策。我们都缺乏智慧到了一个傍以物质、装置虚荣以生存下去的地步。永远走不出的框架，是身上有太多地方需要与相同类型的人们相依相偎。



短髮的阿屏一点也不像生病的人。她在阿秋去她家收债时认识了他，他第二次去时阿屏的母亲刚好不在，她说要用她的身体去抵消那笔债务，他则怀疑这是她母亲设下的圈套。后来他们一起把阿珊的遗书送回家去，却在大厦里狂奔起来。阿屏停在栏杆边喘气，拿出挂在自己身上的营养液，叫嚣着自己“快死了！”这个美丽的女孩患的是肝病。

《香港製造》是陈果的作品。影片中充满了年轻人的死亡，是那种无声无息的死亡，和社会上政治或经济课题相较便显得十分不引人注目。据说这部没有大明星主演的片子竟然在香港受到重视，是因为影片呈现出香港更真实的一面吗？还是阿秋与阿屏又代表了新一代的香港少年？已经忘了是在其他电影中读到类似的故事，还是今天生活的週遭已成为苦难的场景。当电影放大了—个现象，我们是否仍有能力丢开主观认知，去省思自己？

当阿龙带着阿屏与阿秋到—片坟场时，阿屏开始讚叹起死的壮观。她觉得自己一定会葬在坟山上，与所有的死人—起成为壮观的一部份。因为生病她没有认识医院或死亡以外的事物，那麽年轻，甚至还是处女，阿珊所放弃的正是她所欲追逐拥有的。阿珊当然不知道自己的死会对这几个年轻人产生那麽大的影响，她所谓的解脱不过是弃失勇气的表现。在阿珊的遗书底下加上自己的告白，年轻的阿屏正如她母亲所说般是永远那麽年轻。只是她自己—定很迷惑这种年轻的意义何以被置於主流以外。

如果说没有这些与我们距离十分遥远的故事，我们的生命会否比较可能轻易快乐—点呢？台北有那麽多看电影的人，有多少个是真的愿意坐下来听—个陌生人操着浓重口音，诉说着自己生活经验以外的事？电影的魔力在於它不用提出答案，因为我们要的—定是答案。当电影中的部份画面在我们脑海中徐徐升起，那种飘渺的不实在是与我们无关的，我们低下头继续所谓的烦恼与郁闷。

有一天阿秋走出房门倒垃圾，—个玩滑板少年对他捅了很多刀，造成他生命垂危。—个月後他再次回到阿屏家里，才知道就在他昏迷的—个下午，阿屏在他的床边失去了呼吸。阿龙也早被黑社会大哥利用送毒品失败，最後死在路边。他那麽生气，决定用大哥给他的手枪对整个生命报复。结局是他杀了大哥，自己则死在阿屏幕边。

看完电影的我们都知道要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来。在马路上游移时持续麻木，持续地只看见眼前道路的坑坑洞洞，听到自己刚好听过的音乐便抬起头来，以为染了髮便可以显眼—点或更不显眼—点。谁知道呢，公车已经到站，再不下车便会被赶。我们都明白不可能读完冗长的生命，只好继续走路。



圣诞

※ 杨国丰

去年，年尾我帶了我驯养的驯鹿去了马六甲过聖誕。在临出发两个小时前，我把驯鹿寄放在一个兽医朋友的家中，顺道可以让我的兽医朋友检查驯鹿的身体。

然後我踏着脚车去车站领票，在路上是以慢速度在行驶（其实踏着脚也不会快乐到那里去）所以一直被其它车子或电单车越过。我决定抽一根菸，並一边抽菸一边踏着脚车到车站方向去。当菸抽完了车站也到了。

走进车站，有一条既陰暗又霉臭的走廊，走到尽头转左就是售票处了。很多人在排队，于是又再抽了一根菸。就在想去了马六甲的驯鹿会不会习惯，虽然那边的地理环境和这里没有什麼不一样，而且还多了一种叫朴素的东西。想着想着就轮到我了，领了票。离开车站时，天空灰暗下来，好像要下雨了。把香菸点着，骑着脚车去找驯鹿了。

到了我兽医朋友家去，把驯鹿领回向朋友道谢，离开。去车站等车。大约等了廿分钟就出发了。我们的座位是 A18、19 号。沙发木椅是属于可以更新的那一种，而且前面的座位 A14、15 号还被人使用萤光漆喷上「XX」字眼。开始有点後悔为什麼不坐飞机去了。又在想点根菸来抽。抬头一看「No Smoking」的字眼很碍眼的贴在座位旁，就想为什麼只有「NO Smoking」而不贴上其他，比如说：「No XX」这类字眼？我冷冷的笑了一下，靠着驯鹿睡觉。

六个小时之後，到达马六甲。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火柴盒拿出火柴点一根菸。深抽一口，吞出，原来在其他地方抽菸，感觉有点不一样。烟草味並沒有那麼重，反而可以吞入丝丝薄荷味。我和驯鹿走去「马可打购物中心」，沒有感受到很到浓厚的聖誕气氛。反而看到一张一张红与绿混合的海报，写着「新春优惠」「大折扣」的字眼。整个购物中心冷清清也没有所谓的朴素，或者说这种冷清清就是朴素。空调不灵，到处垃圾的，马六甲人也沒有嘻皮笑脸迎接。...

在接近 12 时，帶了驯鹿去教室，以为在教堂內可以感受平安夜的宁静，但反而沒有，整间教堂只有黑黑的印度人，而身上还散发一种奇怪的味道，我和驯鹿就在这种奇怪的味道包围着和听着一大堆不懂的言语度过了平安夜，迎接圣诞节。多麼另类。

※ 孙美玲

这是一个早上。而我卻对它感到非常的陌生。因为我有太久的早上都是用来睡觉。

今天是 12 月 25 日。12 月 25 日对我来说並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它是圣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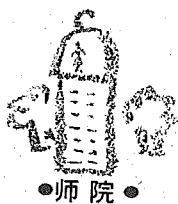
今天特别早醒，因为我要载姐姐去飞机场。她要去毛利求斯岛工作一年。在载她去机场的途中我的高兴胜于我的不捨。因为从此後她的车就属于我了。

最近我的心情很不好。送姐姐的飞机後，坐在车上我在想我还有什麼值得心情不好的。我从沒有收入过，但卻可以驾着一辆车，穿着 Levis 牛仔裤、Esprit 衣服、Swatch 手表、Nike 球鞋。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心情不好的。因为我刚拿到统考成绩，看着班上同学拿 A 的科目多过我及格的科目。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沒有用。

自从离开学校我就开始过着消遥的生活。每天睡到 12 点才醒，然後就躲在房间，不是看 VCD 就是 Login IRC。我太爱这样的生活，我但愿永远都可以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卻清楚的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拿到成绩似是应该停止这样的生活了。但是我卻还对这样的生活恋恋不捨。因为我真的沒有勇敢面对所有的人。

但是当我坐在车上看着早上赶着去上班、上学的人都朝气蓬勃。曾经我也和他们一样。我在想早上这麼美丽，当我回家时应该不选择去睡觉。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做什麼。总之不是睡觉。



關於矛盾的品味

※顾家威

坐在宿舍內的床上听着陈昇的歌，想起往日（啊，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日新独中的点点滴滴，记起自己好多天沒写手札了。

突然体会玮翔曾经写过關於她在台北的寂寞，有时突然想流泪或会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因为还没有一个现在的朋友懂得我何以是那麽的坚持及要求完美。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不过是个不知情识趣及死硬派的人。

我不敢奢望那些陌生的同学对我有所了解，因此他们也无法明白为何我会百忙中抽空去看一场电影，还抛来冷冷风凉话。

於是我更怀念过去在「咖啡小馆」和一班朋友看电影、听 CD、谈音乐、电影、书籍及写作的日子。如今不但知音难觅，且也没有多馀的钱买 CD 和看电影了。

呵，过去我可笑的以为回到学院，便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但目前我只能做一大堆不感兴趣的报告来麻醉自己，或者选择睡觉来逃避问题。

在这里我认识到一个人在受限制的环境里，真的能降低物质的享受。所以我能因为宿舍沒提供电源，在一星期仅用了四粒充电电池听随

身听。也习惯了整个星期沒报纸沒电视的生活。我会因为吃了盘华人卖的杂饭，逛了 3KM 外的迷你市场及一家文具店，而感到莫明的兴奋及无比的幸福。

所以每个周末回到家里，我就报复似地一天到晚「焚机」，也不管想不想听，且一边感受心里的矛盾及挣扎。

生活是一种關於矛盾的品味，
或许生活本来就没有答案，
而美跟醜，
善与恶都是生活的一体两面。

随身听里，陈昇如是说。
两年半很快过的。

昔日中学我的学妹，如今却是我的学姐如是对我说。

到时你就练得在许许多多无谓的讲座里，张开眼睛睡觉的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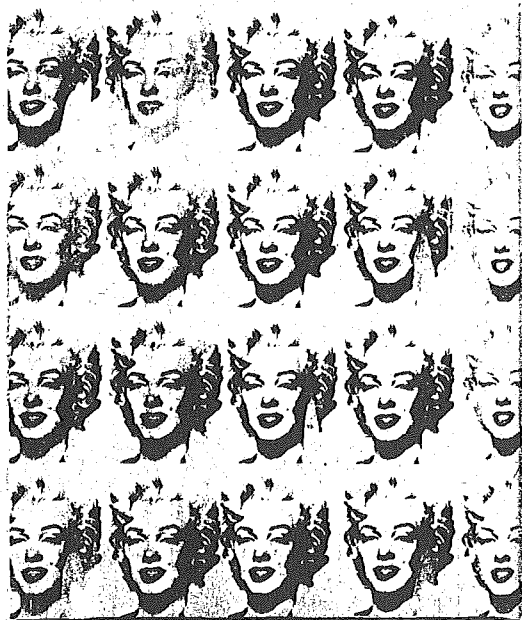
日子一天天还是来去，我不能因为矛盾，而未尽自己的责任。挣扎就挣扎吧，在许多不知所云又浪费时间的讲座里，我开始用自己优閒的方式，让自己的魂云游四海，放鬆自己让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去赶那一箩箩的报告。只是期望两年半後，没有让这里所谓的文化所吞沒。



●画廊●

回归生活

*李益进



被剪了一些的《25个玛丽莲梦露》，对不起呵，沃荷。

偶然之际与朋友聊起，发觉许多人（包括自己）时常都会觉得艺术难懂呵。而我们一直忽略掉的是艺术其实与生活息息相关，应该可以说是由生活而来。当然並不可以狭隘地把艺术局限在绘画而已，不过我想用绘画来说明这些，毕竟绘画较广为人知。

绘画起源于「实用目的」，纪事、装饰、器皿、用具。这一切都筑立生活的基本上。后来宗教兴起，绘画成了宣教的一种方式，又与人类脱不了关系。一直到宗教衰退，绘画又被势力强盛的政治团体利用成为歌颂功德，博取帝王赏识之物。随着年代的更迭，绘画的历史不断演变成后来的真正为艺术而艺术。虽然摆脱了迎合他人的悲哀，可仍然与人类的生活脱不了干系。先后出现的各类流派，从文艺复兴摆脱宗教的束缚走向人文主义，路经古典、浪漫与自然主义以后，转向极端的写实主义与科学化的新印象派主义。19世纪末后期的印象派革命所掀起的主观表现奠定了个性发挥的独立基础，不复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许多的美术思潮企图超越过去的种种，充份地表现作者的个人灵性与才情。

只是纽约的画坛开始兴起了一种叫普普艺术（Pop Art）的通俗新画派。他们大胆地肯定了一些毫无艺术成份的东西为艺术，带我们快乐地直接从生活出发去欣赏一系列皆是熟悉的艺术。就好像有沃荷（Warhol 1928-1987）的《25个玛丽莲梦露》、《绿的可乐瓶》，还有仅以符号与字母创作的符号画家凯利（Kelly 1923）所创作的《纽约》。

就如其名一样「普普」，这一群新写实画派的高手们都不介意把自己变成一部印刷机器。当然我们並不可能像欣赏达文西梵谷莫纳等人的作品一样地欣赏他们的画。基本上普普主义的目的是想回归生活，许多的作品都像印刷品。很过瘾的是不用背负什麼艺术使命，只要让它们普遍化把这一些都摊展成一种商业艺术。会不会其实我们在—座城里逛着或者在观看一些资讯时都沉溺在普普艺术当中。尤其当电视电脑与广告成为现代生活必需的大众媒体时，普普文化/艺术就在满足现代人的视觉，但我们却不自知。有空留意一下沃荷的《金堡罐头汤》的商业化，贾德（Donald Judd, 1928-1994）以「无个性」的方式来呈献的最低限艺术，还有采取漫画连环图来传递讯息的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 1923年生）。

而我最最最想寄一张汉弭顿剪裁贴画的名信片给你。



●学城●

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黄惠婉

刚下了场雨。也带走了午后的炎热。这让我拥有一个凉凉及懒懒的下午。好久都没有这样悠闲的挥霍时间了。现在放着假，虽有实习，但时间伸缩自如，轻松自在。（现在刚开始是如此，接下来可能要天昏地暗。）前阵子真是忙得见鬼，还来不及喘口气，一个学期呼的便过去了。还有爱莉催稿。放假，最大的快乐是没有考试。上午则到电脑室找找资料，下午便回来整理。其余的时间可以看书写稿找朋友聊天吃饭胡闹等。每天早上八点起身，不到十二点便睡觉。或许是还未放假前日夜颠倒的后遗症，所以现在好像欠周公的债似的。拼命补尝。喜欢现在这样平平静静日子。不忙也不闲。

其实像我这样懒的人，一直都是渴望这样的日子的，却不懂为什么会变成大忙人（人家这么叫的）。可能是太贪心的缘故吧！内心深处总有不的灵魂在驱逐着自己去追逐。至于追逐什么，又讲不出一个所以为然。只知道追逐了越多，就似乎懂得越少。但我一直相信过程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可能整个下午都在涂涂写写，但最终却无法完成一篇稿。那看来似乎耗费掉的时间。其实已完成了生命某个过程。但我仍很在意，在意自己没法将流逝的生命记录下来。记得有个画家将分分秒秒都画下，将自己时时刻刻都拍下。从年轻活过老年，你发现你竟无法寻获第一张满起皱纹的脸庞。我突然有点惊叹，到底是谁真正的记录了时间呢？

前阵子做了份作业，是有关茨厂街和人的生活。一条原本对我来说只是平面的地图上一个点的地方，竟然在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后，发现它竟像部历史电影般很立体的呈现在眼前。这样的一个经历足让我对时间与空间又做了另一番思考。之前来这里只晓得逛书

局，现在才懂那一屋一瓦一景一物背后都有其故事，有血有泪，有生命的颤动。当你时间有多一点点，你就会多一份谦卑。你也不会用那只能观望的眼前去衡量你无法瞻仰的未来。历史的力量，我在活了二十几年后才开始微微碰触。

写着写着，又好像写得太抽象了。我只想写些生活的琐碎，却不懂为什么又老气横秋起来。真是怕老怕到要命。因为很容易坠入「死命赶」的包袱中。第一年举办过一个文化活动，天天抱着使命到处赶。几乎把生命压得喘不过来。感觉有点可悲，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只剩使命感（死命！）幸好临时挥别，解放自己。那时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因为每星期都有个会议平均要开八个小时，还不算小组会议最要命的是谈的都是如何建设马华文化类似的大课题。最终才发觉回家写写诗比高谈阔论来得实际点。

我也不懂这社会到底在传染着一种什么疾病。好多人都喜欢背着壳沉重的蠕动。但还有一种病也是很恐怖，就是轻得没有一丝重量。为了这轻与重的关系，我们的读书会下学期决定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轻得无法着实落地，应该是生命最不能承受的重量吧！

看，我又胡说八道了。一个人的时候总爱胡思乱想。所以总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讲一些傻傻的话。我喜欢这样静静的午后，偶尔屋外传来的车声，还有屋内呼呼转动的风扇声。我坐在靠着玻璃门的面前，偶尔抬头望望玻璃门外的风景。一面无聊的看着桌上的蚂蚁，一面盯着稿纸沉思。

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努力做些什么或不努力做些什么的人。可能有时是巧合的擦过，有时是猛烈的撞击，有时又平平淡淡的溜过。就这样形成了，我的生命。

喜欢 · 所以喜欢

买夏宇 夏宇有三本诗集。《备忘录》、《腹语术》及《摩擦·无以名状》。她的诗集一本比一本精采。她的老友罗智成在《诗的边界》一文中曾这麽形容她：**「她的舞步推陈出新、愈来愈远，像只暗夜里回菜园的萤火虫，只有她知道某种音乐的路程……」**

夏宇的第一本诗集《备忘集》是非常私密的方式出版的。我拥有的小开本版本，是透过当时在台湾求学的林金城买的。拿到书时，如获至宝、令人爱不释手。

第二本《腹语术》有两种版本。大的开本是37cm X42cm 限印100本。小的开本是19cm X21cm 初版2000本。我也是透过卢佛宝从台湾带回来给我。我拥有的是小开本的《腹语术》。最新的版本，缩成十六开本，纸也变白了。

第三本《摩擦·无以名状》还没出版之前，夏宇把整本诗集发表在《联合文学》上。王祖安读到后，迅速地影印全部寄来。后来我也买到那两本《联合文学》，再后来是大将书局的傅兴汉托张映坤送我一本再版二刷的《摩擦·无以名状》。谢谢他们。我喜欢那种边读边割惊叹的读诗感觉。真的好痛快。这三本诗集得来不易，分外珍惜，都成了我的私房书。

因为购买夏宇诗集不易，我手头上的正版不知被「盗印」了多少次。这些海盗版本就这样在马来西亚流通。这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尊重诗人的智慧产权。），因为我们太喜欢夏宇的诗。

读夏宇 我承认自己曾从夏宇的诗作里吸收不少的营养。其实这些年我读得最多次的诗集，除了罗智成之外，就是夏宇了。《腹语术》中的一些实验得分成功的「诗的观念艺术」、《摩擦·无以名状》的拼贴观念，幽浮文法……令我耳目一新，也从中得到很多新的启迪。夏宇是勇敢的诗冒险家，为我们开拓一次又一次更大更远的可能冒险。这样的诗人我喜欢，这也是我想极力推荐夏宇给大家的原因之一。（好的东西当然和朋友分享）其实喜欢，是不要任何理由的。

做夏宇 对夏宇的一切，我们都十分感兴趣。（噢，我们好像是狗仔队）。我们知道夏宇是1956年生（今年是43岁了）广东五华人。国立艺专影剧科毕业，曾任职出版及电视公司。她的创作幅面甚广，除写诗外，亦旁及散文、小说、剧本及歌词写作。（用李格弟及童大龙的笔名）、曾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优秀奖、《创世纪》创刊卅週年创作奖。现在她在法国居住，结婚了……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夏宇的fans。因此我们决定做夏宇专辑，以飨读者。（快鼓掌吧！）这辑夏宇新作都是近年来刊在台湾《现代诗》（这本诗刊最近停刊了）及香港的《呼吸诗刊》上。因为稿挤，夏宇专辑分两期刊完。希望很快的能收到你对夏宇专辑的响，文长不限。

夏宇近作选辑

夏天沈落 在猫眼的钟面

夏天沉落在猫眼的镜面
沉落在栗子色的四肢
17块一篮的桃子
第4天就开始烂的夏天
旷日废时地吃着饭 整个春天
专注於光、颜色和气氛
观察葡萄藤的影子移动
后期印象派的最后一个傍晚
光点在吊床上加深
在风吹起的帘子上变浅
显着的笔触分割
加上最后一点葡萄就裂开了
这时候已经是8月
差不多要进入野兽派

再也不能满足於光
同时对气氛厌倦
最熟最烂的夏天
危言如葡萄蔓衍
同时对风格厌倦
风格到底存不存在
风格像雪
雪是多麽多麽地容易弄脏啊
虽然雪並不存在
吊床更存在
比四月的鸢尾花、6点钟的茴香酒
绝不比一场现场转播足球赛
来访的客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他说现今唯武装革命最富悲剧性
另外就是足球赛
我们这样旷日废时地吃着饭
烟熏鲑鱼，中国来的螃蟹和荔枝
有人说你看这样肥大的生蚝
如何让我们的左派倾向找到出口呢

1906年，路上遇雨的塞尙回到工作室
脱下外套和呢帽，面窗躺着
注意到桌上倾倒一篮苹果
苹果和它的阴影，三个骷髅头，
衣櫥和水壺、陶罐
半开的抽屉、时钟。
他想到比例並不重要
桌面对不对齐並不那麽重要
他死了
闭紧的眼皮上直的那条线是三点钟的钟面。
这样是不够的
下面轮到马蒂斯



夏宇近作选辑

无感觉乐队(附加马戏)及其晕眩

我带着我的口琴和一个三分钟的煮蛋沙漏以为时间漏尽後可以重覆可以切割以为时间甚至可以静止而又可以倒置我不停地吹着口琴看见他耍盘子骑单轮车喷火背在背上的鼓则早已经穷於应付。我是他的女人和道具他把我从一个盒子变到另外一个箱子等等不一 10 次有 8 次是失败的堕入「知识份子牵强的卖艺主题」。他是逃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为一个拙劣的卖艺生涯乃是最佳的掩护我们也要耍牌戏识破的人仍然丢下铜板走了极为慷慨对生命以及诡计极为宽大感慨。

草草收拾到最近的小酒馆喝一杯找最简陋的客栈投宿这一切有点极限主义但这些地方都极为老到世故不致令人显得陌生突兀。他继续写他的传单目的和他被控訴的罪名意图推翻政府不尽类似因为我们深刻查觉一张逆着光的蜘蛛网的美丽因为海滩总是好的並且什麼音乐都可以跳舞都可以推翻政府。

我就在旁边吹口琴有点想成为一个没有重大旨趣的秘密帮派里总是错过重大决定的那个人。我的沙漏放在桌上每当漏尽就有人走过来倒置它让它重新开始於是不停地有人来去与我交换长过三秒钟的目光有一个人就传过来一根捲好的大麻那双清晰的兽般的眼睛里我轻轻一瞥照及的自己像有人讲故事只讲到一大片无人到达的草地而我总结我的叹息不我不能爱你。

夏宇近作选辑

白天我们遇到的另外三个流浪汉其中一个会背一些句子「音乐是一切」等等。我们结伴去杂货店买乾酪和香肠及面包他出示假钞。闻起来像乾酪的男人狐疑一番就收下了他是我碰到的第2个对诡计慷慨宽大的人而他闻起来的的确确像一种羊酪是一个不肯跟随夏令时间把錶往後拨一个小时的人他决定根据自己的时间到达火车站搭火车到阿姆斯特丹。

那张假钞从此将在人世流传带着不能想像的善意收到的人以更大的宽容付出去让它流动见证一切可能的爱和温暖和诚恳和节制和幽默和烹饪方式就像一个每三分钟倒置一次的永无止尽的沙漏。

我们於是也就吃了乾酪香肠和面包早早睡觉然後我就怀孕了小孩将以安那其为名这我不是很赞成。我比较愿意他是一颗星星之类的。安那其迟早也是要疲倦的。对这一点我是这麼老於世故令人生厌。一个落着雨的晚上他携我参加一个数百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彼此交换手艺共勉。参加者以失业的人和小学教师居多。我在旁边用传单捲大麻那是极好的大麻来自南美某一个即将彻底消失的印地安部落。

我们决定5个人组成一个乐队叫做无感觉乐队我负责吹口琴但有人觉得这个名字未免太挑衅了但实在也没有更好的了。他说他是音盲他只能继续耍盘子最多再增加一个而且极可能也不会成功。大家也决定让我收钱我说因为我是唯一的女人吗不大家说因为只有你才有那顶唯一的帽子。

我在帽子里放了小纸条写了我的名字和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准备跟任何一个看到的人一起走掉。但我们表演得那麽失败人们纷纷散去我把帽子重新戴上那是一顶旧货摊买来的希腊皮帽无论如何帽子使我显得聪明善良好看激动而且极愿意在任何时候出门散步。

夏宇近作选辑

如何解释即使一个简单的句子其指向也是分歧的不确定的无可诠释的如何证明我随时因为生活而晕眩如何告诉你我们极瞌睡我和我的小孩像豆子躺在豆筐里那瞌睡——怎麽说怎麽说一片树叶飘下来落在—管口琴的第七个音节上秋天开始得很是时候。我们的无感觉乐队经过的一条街叫做时光流逝之街。

我决定我是处女怀孕就像他决定他自己是无政府主义。他赞成不见得所有比喻都必须是准确的但他说小孩自己恐怕不会同意的。所有的小孩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自己是怎麽来的做一个小孩是极为艰难的当他们找不到解释或是解释不够充份他们无法继续下去他们就提早长大了。啊那瞌睡。那瞌睡像一种循环小数。我的小孩，在我们一起慎重睡着以前，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现在我感觉感觉自己像一座沙丘正在正在被风吹散。

又被一阵更强的风吹到一个更陌生的城市种满葡萄橄榄树和无花果的城市阳光漠漠我们对生活找到的唯一解释是音乐。於是我们的乐队继续存在用一种绝大的意志力继续存在马戏部分则视表演者当日醒来的精神状况决定。他无论如何决定要继续写他的传单沿途发送我看到的一些比较不激烈的句子是这样的：「形式。深沉的形式。密闭的。随时可以瓦解的。匿名的形式。」有人简洁地重视形式以轻视细节为荣。我握着我的口琴终於成功地在一个柜子里被变走然後在一个钢琴里出现我骄傲地压抑地用我的沙漏起誓生活生活令我极端晕眩。

你不觉得她很适合早上吗？

~~为 Yan 写给一塞内加尔女人

夏宇近作选辑

你不觉得她
她很适合早上吗？
你不觉得她很适合
譬如说
奔跑

她适合打开她的旧饼干盒
读潮湿的旧信
她像一个软木塞
封着一瓶酒。她也适合晃，和盪漾。

你不觉得她很适合匆忙奔跑
过一个灿烂的星空吗

她适合意志
她也适合 再举一个例子说
她适合优美地滑倒

你不觉得她是可以擦掉的吗
那种蓝墨水
但她的拇指浮现

你不认为她
她就是很适合磨擦吗？
你不认为
她适合早上来到？

被动

她说 / m /
必须很久很久不说话
才发得出来
这非常低的 / m /

她说 / m /
然後不动
不想动
那音节拨不动一丝涟漪
在养着青苔
绿深的湖

她说 / m /
然後她说 / n /
就是不动

有人唤她
像水滴在蜡上
她在蜡里

被蜡封住的湖
湖底轻轻晃动
而不动
像果冻
她的被动

在音槽里
结成冰 / z /

如果有人在她的胸脯或耳後
用力呵暖

就会解冻
变成 / g /
她就可以像一枚松果
掉落

先被吹动那层汗毛
慢慢感觉肿胀
而弯曲
而极想被穿透
那被动

无限稠密而可以收缩
用最少的呼吸
她说 / f /
不转头
亦不张望

想降低
再继续降低

继续讨论厌烦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讨论厌烦
厌烦的东西都是厌烦的
任何厌烦的东西都是厌烦的
事实上只有厌烦的东西才是
厌烦的
它不必被发现，它在。
它有一种遥远而清澈的感觉
有一点疯狂
也有怀旧和颤慄的情愫
其实也离道德不远
你要怎麼形容厌烦的味道呢？
只有最老成持重的侍者会说：
「您要怎麼形容橘子的味道呢
我们只能说
有些味道像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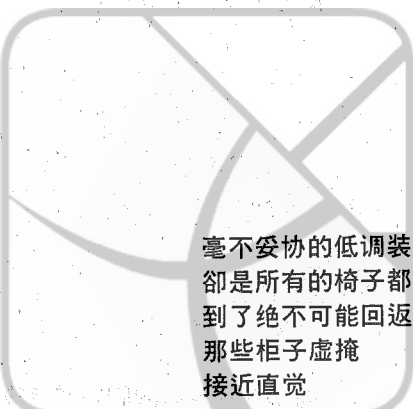
让人着迷的不是它的建筑物
而是它的瘫痪。有一种氾涎香。
琥珀色。也不妨甚至
像是一些呆滯的水管的样子。
一些牛皮纸袋的样子。
机缘、回忆、慾望和巧合
的反向下水道的历史向度之下的城市

那真是一种气氛的问题
厌烦
接近印象派
在狂喜最薄最薄的边上
只有光可以表达
每一个时刻动的光
那奢侈宁静那逸乐那腻
是那种以为再也不可能醒来的午睡
接近恐怖主义

接近水泥和砂和铁
用叉子刮着盘底
剩下一些指甲和皮屑

而並不曾意料的
以傢俱店的形式出现的
店名就叫做厌烦与狂喜的

夏宇近作选辑



毫不妥协的低调装饰
卻是所有的椅子都经过设计——
到了绝不可能回返的境地
那些柜子虚掩
接近直觉

它们帶來凝聚和沉溺的晚上
主题是自我的可厌
遗弃的不同形式
屏风的无目的结论
以及灯光暴力犹豫不决的装饰性

谁比谁正确，或者说
谁比谁远离直线
谁比谁更激进
更富音乐性
更具节庆气氛
更允许丰富的插图
和冗长的游行队伍

谁更接近一间完美的浴室
谁比较是浴缸
你不能判断狂喜或厌烦
谁是轴谁是旋转

读夏宇的诗 是惬意的事

※ 黄丽诗

1 记得第一次读到夏宇的「东西」时，心里就想著「写诗原来是可以将文字玩弄于股掌之间，看！多好玩的诗！」

比如「一般见识」这首诗：

一个女人
每个月
流一次血
懂得蛇的语言
适於突击
不宜守约

就这样子，我开始对她有印象了。

也开始读起她的诗集。

自己也曾经因为看了她的诗而努力写诗。

记得早期，我所拥有的两本夏宇诗集都是海盗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里还是很难找到她的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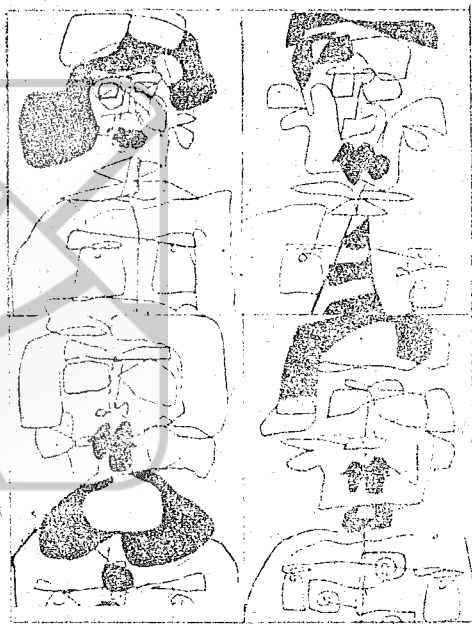
直至去年年终，托朋友到吉隆坡才买到她再版的《腹语术》。价格当然不便宜。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喜欢她，总希望收集她的诗集，那才过瘾的，哪怕价钱再贵都会买了下来！

即使隔了四年再次翻开她的诗集，继续以热诚的态度捧读她的每首诗，都可以陷入她所营造的乐趣中，并让你在阅读中感到字字句句皆是惊喜。

我想我就是这样的迷上夏宇的。

夏宇近作选辑



图/夏宇

※ 林茹莹

2 读夏宇的诗是要一字一字读的，然后开始一场想像之旅。有时读著读著，我根本不明白夏宇究竟要表达些什么。因为很少读诗，所以不是很懂。但我是不管的，干脆享受夏宇一行行的诗句。

夏宇用的字不是艰深难懂的字，而是生活化的字眼。比如夏宇的《鞋》。里头有一句诗是：腐败的胃。怎样的胃才算是腐败呢？出了毛病的胃吗？不择食的胃？食古不化？

有时读了夏宇的诗，再将其题目联想起来似读懂了，有时却不。

读夏宇的《无感觉乐队》时总觉得喘不过气来。好长好长的句子，没有停顿。在长长的一个句子里，我可以随意停顿。读了几字就自以是放了一个逗号，让自己喘一喘气。

读读停停想想。读夏宇的诗是个很个人的游戏。好不好玩全靠自己的想像力。你可以告诉我闻起来像乾酪的男人究竟是怎么样的男人吗？

我不是个虔诚的狂热者

※ 宝儿

可以这样子说吗？！

我真的不是个虔诚的狂热者；
如果硬要我从中选出最喜欢的，

我想…

唔…

应该就是「备忘录」了吧

——为什么会是「备忘录」呢？

说实在的，

要我正襟危坐，

且，

保持着近乎膜拜的姿势，

认真的把他的作品阅完；

对不起，

各位可以倒背如流的狂热者们，

恕我不才，

真的很难办到，

我顶多只是偶而随兴的翻阅。

所以哪，

该怎麽说呢？！

为了成功隐身潜藏在其馀狂热的崇拜者之间，

因此，

我开始阅读「备忘录」。

假装很认真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能够以很严肃的态度同那些狂热者热烈的讨论起来，

我想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会是「备忘录」呢？

我是很懒的，

如果你（妳）也是狂热者之一，

你应当知晓，「备忘录」

是他的作品集中属于较短的那种；

不易忘记，利於翻查，

便於携带，如此而已。

所以我说，

我不是个虔诚的狂热者。

夏宇近作选辑

* 甜蜜的复仇 *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醃起来
风乾

老的时候
下酒

* 就 *

就走了
丢下脏话：
「我爱你们。」

* 然後 *

排好队 买票
进场 看电影之类的
然後吃饭

证明这事的人说了

* 以後...之前 *

醒来以後
刷牙之前的想法：
永远
我所听过的
最让人伤心的字眼

以上试着列举一些收录於「备忘录」中的作品，极短，以为佐证。

「甜蜜的复仇」是我的最爱。

而其余之作是一名为「造句」中的文字。

作品中所使用之文字量虽不多，可是，赋予作品的意象却极之强烈；不需长篇大论，却轻易的带出了作者的意图。

对于入门者如我，实在是非常好的习作。

且，以不同的方式去细嚼它，嚼感保证不同。

夏宇·马来西亚

✽ 春宙

夏宇到底什么时候来／抵达／登陆／降落／出现／浮现．．．（不知要用什麼字眼？）马来西亚？

手头上的资料大约在一九八四——五年左右，我们最早在《椰子屋》系列（4）的封底读到夏宇的《情杀案》。

后来在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椰子屋》（6）的有〈夏宇的诗欣赏〉专辑，参予撰稿的计有敏石（庄若？）、妹头（韵儿？）及陈强华。还有夏宇的三首诗：〈造句〉、〈甜蜜的复仇〉及〈歹徒甲〉。

敏石写道：

我现在刚听完李安纳柯翰的歌换上李琪丽钟。有一次读夏宇的诗知道他也听李安纳柯翰，心里有点高兴。但再想深一层，这两人诗里的自嘲和幽默，毕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这一些靠近的特立独行的心。现在我又收起李琪丽钟听大卫和大卫。有一次读报知道大卫的意思是可爱。可爱和可爱有一首歌名叫〈一起孤独〉，是这般的苦闷同时愉悦的节奏。这不就是夏宇对付生命的方式？

妹头说：

其中我还喜欢〈野餐——给父亲〉。诗较长，不引。很淡但又微微哀伤的气息。写的却是葬礼。写死亡写得又可怕又美丽的其中一位诗人是西班牙的洛卡。夏宇的也不错。夏宇写的更接近咱们这个年代的气息。

陈强华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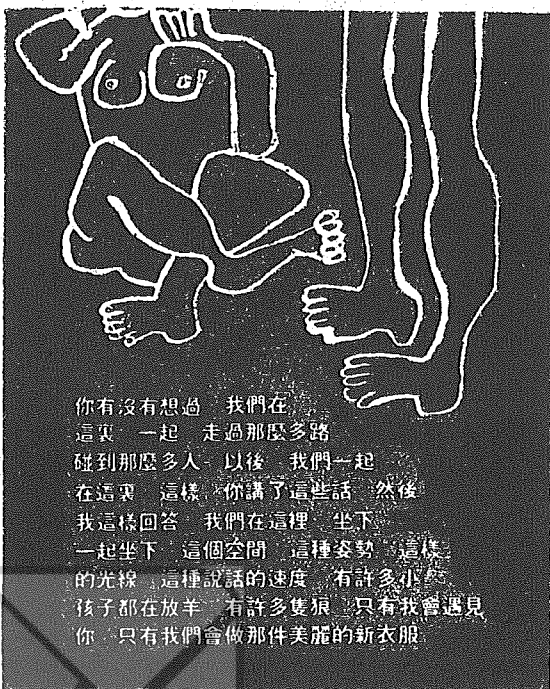
或许我们可称夏宇为「台湾的西西」，西西为「香港的夏宇」。但这样的称呼法对她们都不公平。我要说的是她们是港台诗坛女诗人中的异数，她们写的诗都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看看我们的诗坛！我们缺乏的就类似夏宇或西西的女诗人。

他们三人谈的都是有关夏宇的第一本诗集《备忘录》。这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中文杂志读到最多人谈论／推介夏宇的文章。陈强华在文中又说：「说要写夏宇，答应要交夏宇的稿，不知不觉快半年了，不，应该是一年馀了，早在写介绍罗智成之前。」以此推算时间，此文在一九八七年刊出。大约在一九八五年年中时，陈强华就有意写推介夏宇的文章。


这十多年来，马来西亚不少的人，竞相模仿夏宇的诗风。夏宇的 fans 无法统计（承认的请举手）。吉隆坡的白屋书坊最早引进夏宇的《腹语术》，后来大將书局也引进《摩擦·无以名状》。诗集很快就售罄。（夏宇的拥护者可以一口气买完所有的进书。）夏宇可以说已成为所有「文艺青年」的新偶像。

为什麼没有人请夏宇来马来西亚谈／评诗？（她在台湾也很低调，曝光率几乎没有。）其实喜欢一个诗人，应该专心读她的诗。作品就是一切。（为什麼要看人呢？）作品可以提供读者无限的想像，而想像总是美好的。

话题扯了很远。夏宇的确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椰子屋》，如果没有《向日葵》如果没有了那些有心人，夏宇怎会到达马来西亚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
这里 一起 走过那么多路
碰到那么多人 以后 我们
在一起 这样 你讲了这些话 然後
我这样回答 我们在這裡 坐下
一起坐下 这个空间 这种姿势 这样
的光线 这种说话的速度 有许多小
孩子都在放羊 有许多隻狼 只有我遇见
你 只有我们会做那件美丽的新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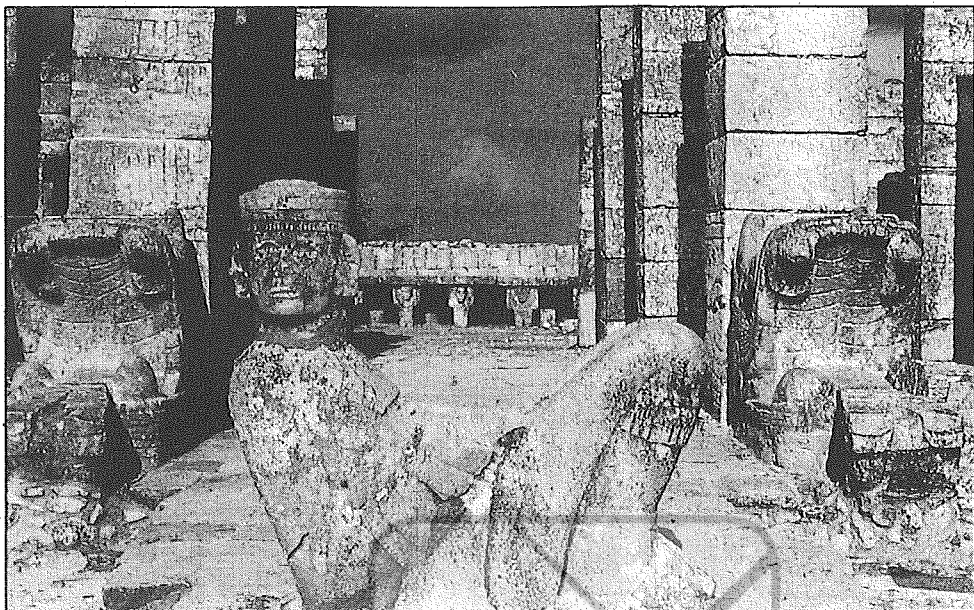


人必须熟悉死亡，才能发展成为真正善良的人。死亡是我们应该每天、每小时思索的课题。当人生的道路带我们来到视野开阔处，可以极目眺望地平线的尽头时，千万别闭上眼睛。让我们停一下脚步，欣赏远方景致，再继续前进。

在这种情形下思索死亡，爱生命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熟悉死亡后，我们会把每一週、每一天都当作礼物。唯有用这种方式接纳生命，才一点一滴理解生命的珍贵。 ❀ 史怀哲



我修「生死学」



※ 郭昇桦

不知道甚么时候开始，对死亡存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死亡是一种结束呢？还是另一种开始？如果是结束，那么人生的开始及一切的努力是不是都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是开始，这是不是说明了轮回的存在？那么我们不断地轮回又有甚么意义呢？甚至我们常听说的天堂与地狱是不是存在？还有在我们可以肯定有今生时，「前生」与「来生」又是否存在？这些问题长久以来都在心中囤积著，也曾有几次尝试提出这些疑问，可是却只惹来一些怪异的眼光，不知道是不是我「遇人不淑」？这是对于死亡，大家都抱著忌讳的心理。那么死亡是因为我们的忌讳而神秘呢还是因为神秘而让人忌讳？

把这些种种的疑问放在心中，久而久之都以为自己已把这些疑问忘了，直到看见「Death And Afterlife」（生

死学）的课程简介时，心情开始兴奋了起来，这科是由兴都教、犹太教、基督都、佛教及现代哲学的角度及观点来解析死亡与来生，于是决定修读这科，心想这次可以为囤积在心中的疑问来做个大扫除了吧！

但是，在第一堂课听见教授说的第一句话时，就开始有些失望了，他说这是个很特别的科目，它跟其他的科目不同，我们不能通过实验去证明理论的对错，也没有一个公式或定理来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这一课我们能做只有「谈」，听完之后，我开始有点同情我家的祖宗十八代了，还有那等著我衣锦还乡的妈妈，看来他们是要失望了，以我这资质要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没希望的了。我竟笨到去期待一个「人」来告诉我甚么是死亡，甚么是来生，对于死亡与来生真的「只可会意

不可言传」。我们都只讨论与猜测而不能体会，或在可以体会时已无法言传了。原来打算这第一堂课也会是最后一堂课了。可以接不来却又有点难分难舍了。那教授问「甚么是死亡？」这时才发觉好戏才刚开始，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所以引起了「很多」答案。虽然大家的意见未必相同，但可以畅言的感觉是真的很好的。后来想想人生不都是因为对于未来，对于死亡及来生都没有一个答案才精彩与不同的吗？所以在听完所有与都教中根信灵魂的不朽，犹太教中的生命的聚集，基督教的永生及佛教的涅槃与解脱，还有哲学 Paul Tillich 及 Clifford Geertz，对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的注解，原来对于生命、死亡与来生一知半解的我更加「不知道」了。或许生命与死亡从来都是不知道？

挥别的手势

～ 记父亲走后一年

※ 朱天文

父亲对于後事，算是交代过一次。在荣总双人病房里，夜深人静，听见父亲唤我过去，请我拿纸笔。他保持侧卧的睡姿说，这两天感觉很衰弱，一直要讲些话却不能集中精神，有时简直喘不过气，趁现在清醒想记下遗言。我蹲在床边屏息凝听，父亲重覆说了两声遗言、遗言，我才明白他已开始口述，如同平常写稿的定下标题，他看我写好两个大字遗言，始一字一字的口述如下：

「一、丧礼以基督教仪式举行，葬於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登报周知。不发讣文，不收奠仪。二、所有动产不动产均为我与我妻所有直到两人均逝。後者有分配财产权。三、长篇写作已完成部分五十五万字交由子女整理出版。」

这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二点半。父亲住院检查两星期以来，始终笑语晏晏，圣诞节前才突然血压偏低，低到必须输血。在这之前，我曾听他对姜牧师引述约翰福音的章节，「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信守此言，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做事，若一天不能写稿看书，不能做事了，就也是可以不必再活。

即使还写着的长篇未完，他亦对母亲说，也许上帝认为他所做的已有人做得更好，超过他所做的，那麽也可以了。母亲的转述，父亲对上帝的说，「如果这次真的该回天家了，希望不要太麻烦到小孩。」

三个月後父亲去世，我们姐妹谈起来，更加确认其实父亲是圣诞节那次说走就可以走的，不走，是为了让我们尽尺孝道，让我们以为在人事上可以感到没有遗憾。因为病中，大多时候父亲依然如阿城描写的，「朱先生人幽默，随口就是笑话，想起

朱先生的笑话，就笑，就觉得朱先生还活着。」父亲是为的盛情难却之下，多陪了我们三个月。事实上写遗言次日，全家聚在床边吃饭，传阅遗言，母亲反对为省钱而葬到国军示范公墓，那里又小又挤又难找墓碑，她宁愿骨灰摆在家里书桌上，待她身後骨灰併一处。姐妹们乾脆说破，无论谁死先都烧成灰装罈，等齐了再违章建筑的大家埋一块，看来只得委託目前尚在唸小学的盟盟代劳。精神好转的父亲点头道：「盟盟辛苦了，一根扁担两肩挑（罈）。」

所以死亡是什麽呢？死亡不会令死者再死，死者已越过死亡走过去。死亡只对生者才起作用，因而生发出无与伦比的意义。是因为死亡，死者的存在才再度被发现，被赋予，如此鲜明，鲜明过他生前与我们同在时的几千几万倍。这样的存在，必然，伴随着深深、深深的悲伤和愆悔。

记得奇士劳斯基提到他的父亲，他是後来才知道父亲是个睿智的人，影响了他的一生。奇士劳斯基说这是残酷的，父亲最盛年美好的时候，小孩看不见，看见了也不知道；等小孩长大看见时，他只看到父母的衰颓，而对之充满了不厌烦。他的女儿十七岁在外地，有事他会写信给她，但他明白女儿一定不当是事，要到很久以後她或许偶尔翻阅再读到，一切豁然在前，半点不错正如人生的悲哀永远是事情过去之後才懂得，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们因此十分斤斤计较於别人的活长短。一般而言，众生大致是死一次，创作者呢，可能两次。（...省略）

编按：朱天文的父亲是台湾著名小说家朱西甯。

观山观云观生死

死，是无可逃避的人生真实

但人们总将活的概念

强行灌注到必死的躯体

企图打倒这永不战败的敌人

接受死亡

把它放进自然经验里

以生死相融的宏观看待人生

打破惯常的理所当然

进出生死

文/余德慧

傅伟勳教授在他的《生死学》里透露了他与病魔奋鬥的经过，在阅读过程中，我也读了索傑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张老师文化公司预定一九九六年出版)、贝蒂的《光的拥抱》(Betty Eadie: Embraced by the light)以及克拉马夫妇《午夜谈心》(Herbert kay Kramer: Conversutroins . at Midnight)的介绍文章。之所以一口气读这些书，是因为被另一个世界惊醒——死亡的世界。

这些书告诉我们，死亡的世界如何被「看见」、被「说明」、更重要的是，死亡对每个人绝不是假设，更不是理论，而是无人可以逃避的事实。

这原本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我们却不曾真正认识这必然的命运在每个人的身上会出现什么景观。一旦我

们避问这「生死大事」，或者用简单的逻辑理性说，「生就是生，死就是死」，生的时候好好地过活，死了就一了百了，而把「生死大事」规避了，对我们自身並沒有多大好处。

活在生命中的死亡

「生死大事」本身就是「人类关切自身的知识领域」；这个知识领域跨越了科学及人文学，且以「人类终极的经验」为知识的主体。过去，人类把「生死大事」放在宗教的范畴，使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经验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这实在是个错误。

西藏发展出来的「生死相融」知识，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死亡知识的权威，实在归功於西藏人把「生死大事」放在日常生活里。

索傑仁波(Sogyal Rinpoche)在《西藏生死书》中，提到他亲近的两位喇嘛的去世。我们也曾同样经历过亲人临终的事件，可是我们卻用纯粹「活人的观点」，不是尽量以救助，要不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亲人去世，十分无助。对西藏人来说，临终者给生者的感觉当然也免不了伤悲，但是索傑仁波切卻感受到另一种气氛：

「整个寺庙充满了对死亡的深切了然」

我喜欢「了然」的感觉，西藏人一出生就接受死亡，他们相信轮迴，相信死亡是今生的引度。

我将知道他是谁

在台湾的医院里，我常常会觉得有某种「智障」：临终病人插满管子，紧急救生系统的帮浦上下抽动，「活」的概念被强行灌注到必死的身體；彷彿看着一场惨烈的戰事正在进行，「活」的世界是个固执的巨人，像薛西佛斯推石块上山顶，而石块立即滚下山；像吳刚伐桂，刚砍的桂树

观山观云观生死

缺口立刻缝合。

我们把「死」当做敌人，但却从未真切体认过，它是个永不战败的敌人。我们从来没有很清楚了然到，生死原本就是结盟的，就像写完《午夜谈心》即去世的心理学家赫伯·克拉玛说的：「当我正写着这些字的时候，癌细胞正在我的骨骼裡移动，在我的血液里四处传送着死亡的讯息；这一、两年之内，死亡将会让我知道他是谁。自从我知道他的存在，我开始想与他见面，跟他做朋友，但绝不会是敌人。」

全面的生命观照

即使我们接受死亡为生命的一部分，临终之事依旧是每个人的战慄。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经验，以及我们将会有什么临场表现。也许我们也会问，临终嚙气的时刻对我们有那么重要吗？这些问题一直以最深沈的声音询问着内心深处，最后总结到一个关键点——我们对待自己的最「终极态度」是什么？

这种对待自己的「终极态度」，已经不再是自尊心的维护或者是生涯的发展，而是寻求一种前半生未曾经验的「圆满」(fullness)。

圆满的经验并不是指生活安排的顺遂满意，也不是家人欢聚，更不是指美满的婚姻或家庭生活。经验的「圆满」是指人类在经历生死之后，不再以某种偏狭的单一观点来看待自己。例如，我们希望能活得长久，但是，把死与生相融地看待自己的生命，而产生宏观。西藏人把这种宏观称之为「全面的生活观照」(panoramic life review)。

活着就要照顾人际关系

通常，一般的生活经验不会触动人的宏观，许多濒死经验却可使人突

然领悟到宏观的真实性。有的曾经濒死的人说：

「我原来以为人活着是为了实现事业理想，现在才明白——成就事物，其实不是生命的全部；生命本来就是活在人与人彼此的关系里头，而不是在外边。当我与人的关系有困扰的时候，我以为可以透过人际的技巧去解决。现在，我明白这只是缘木求鱼。生命其实就是人与人关系的联结，死亡其实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切断。因为我现在还活着，还要照顾生命，所以就要照顾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与人分享心中的爱，对别人有着爱的态度。」

若是平日生活，这些话看来只是陈腔滥调；可是对说话人来说，这些话却是字字珠玑。

怨气是无知的奢华

平时，我们对人有憎恨、有喜有乐，可是却都是未经反思的情绪反应。我们很少知道，憎恨喜乐都是人际间的花招，对生命耍了太多的把戏。当一个人经历过濒死的边缘，他才知道断绝人与人关系的孤独；在生命即将飘逝的刹那间，最深的恐惧就是「从此不再有人环绕在身旁」，也只有在这当下，人才能清楚生命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深沈的连繫 (relatedness)。

这种孤独，绝不是平时烦他人的侵扰而想离群索居的感觉，也不是一时的寂寞，而是从生命最底层去发现「自己一人在暗室里」。凭着这份深深的孤独，使得「有人相伴」变成是份绝大的恩情，也使人体会到原来生命是彼此相繫的，而人间的怨气只是无知的奢华。

永不回头的游子

为了更深刻体会濒死者的心情，

观山观云观生死

让我们想像自己是个即将离开故乡的游子，永远不再回来。

平时，我们上班下班，总有一份急着回家的心情。其实，大多时候我们回家并没有什么事，可是，心中依旧有份急切感。而假定今天晚上是你留在此处的最后一晚，那会是什么感觉？

我自己做过这样的实验。居住在台北，讨厌这个脏乱的城市，常常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污浊与人们的无知；人们用车子来残害彼此的健康，用混乱的语言来伤害彼此。可是，今晚我将永远离开这地方，突然觉得这城市并不太坏。我坐在冷气的公车上，对街上的脏乱不再在乎，望着灰濛濛的天空，我有许多想念；我已经不必再去批评它，每个城市都有它要走的命运；至于回家，事实上已经没有家的感觉；平时为等车的不耐烦，突然完全消失，就这么看着人群吧。坐上了车，也不再在乎它会驶向何方，只觉得生命为什么这么匆匆，转眼就到了终点，好想一直坐在车里，做个没目标的旅人。回家看到家人心里产生好大的感激，在这一生里，你们为什么会肯待在这屋里，让我看得见你，能够与你说说话；你居然还会对我笑，让我开心。待在屋里，每件事都让人感激，有人把冰茶放在冰箱里，自己打开来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拿来喝；有人放点小点心在桌上，顺手就可以拿来吃；有人深夜打电话过来，跟自己说说话。对一个永远要离去的人，所有小小的被对待，甚至一碗茶、一声问候，都变得如此宝贵。

视「当然」为恩典

突然开始体会到深处的爱。年轻的时候听人讲佛经，对「大慈大悲」这句话耳熟能详，可是总觉得只是口号，或是不可企及的理想。可是，对离去的人来说，哪怕是小小的问候都

有慈爱的感觉。

人在离去的「大悲」里，「慈爱」的世界就这样自然地显露出来。人被宠坏的时候，不但把许多美好的事物都视为理所当然，还向别人要求更多。对离去的人来说，这是无知。离去的人觉悟的许多事是不能理所当然的对待，夫妻之间如此，亲子之间亦复如此，甚至连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伴、一起工作或生活，都不是理所当然。

《光的拥抱》一书作者贝蒂在她的濒死经验里，第一件事就是挂念她的丈夫与儿女，她说：

「我看见我丈夫坐在躺椅上看报纸，孩子们在楼梯间跑上跑下，我知道他们正准备上床睡觉……我把孩子一个个的审视，看了孩子各有他们的将来；我知道每个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把孩子当做「我的」，实在是个错误，每个孩子有他们的自由去过日子，他们只是暂时被放在我的手中来照顾。也许每个孩子的一生都会面临难题的挑战，但他们的成长原本就必须如此，不必为他们悲伤或害怕。」

虽然濒死的经验能使我们体验到个人独自承担他的命运，但却丝毫不减深爱。深度的关怀并不是为别人承担责任，而是那种「全面生命观」的爱；当我们开始了解这番深爱，爱已经紮根在我们的「情蕴」里头。

在彼岸思念「人」乡

在濒死的世界里，爱的情蕴才是生命的本体，反而我们的思维或理性的思考，只是情蕴之海的表面扬波。

这个观点恰好与当前临床心理治疗理论相反。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大多相信，理性是解决情绪困扰的不二法门。但这想法与生命经验并不吻合。人是因为深层的善待自己与别人，许多问题才得以纾解。人所谓「理性」思考可以解决情绪，事实上是误

观山观云观生死

解。人只是等待怨恨愤怒在情蕴里被消融，才会表现出被误称为「理性」的行为。

由於濒死经验触及了生命的底线，人们才能更新从底线来看待自己与人间。底线是「人即将离去」，我们在「离别前夕」有着浓浓的「乡愁」。每个要离乡的人都会捨不得，难过地想哭。如果能够多留一天，他一定徘徊在熟悉的景色里，重新看着曾经伴着自己多少岁月的任何东西。

我们出生在地球上，「出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家乡。活着的时候，以为自己一辈子会停留在「人」的家乡；可是，濒死经验却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是「人」，我们总有一天要辞别「人」乡。於是，乡愁成了我们情蕴里最重要的心情。

乡愁是深刻的思念，而贯穿思念的是疼爱与珍爱我们此时尚站在家乡的「人身」。「离乡」的意思是对未来生活的断裂：「我们已经不再相约做什么事了。」在「离乡前夕」，我们眼看着「自己不在」就要发生，而

产生巨大的想念恋情。我们恨不得在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好好地活着，每个时刻都充满情趣地活着，有意思地活着。岁月匆匆，才恍然知道自己被「永远活为人身」的误识瞒蔽了。

「人儿不在」反而更加思念

我们的生命史里，其实是由一连串「进」、「出」所完成的，我们经历过「入学」与「毕业」；我们找到新的工作，离开工作退休；我们结婚、离婚；我们恋爱与分手；而最大的「生死大事」则是终极的「进」与「出」。

即使不谈「生死大事」的进出，日常生活的「进出」也已足够给我们满腔的乡愁。不管是自己离开熟悉的人，或者眼看着熟悉的人离开，都会呈现「人儿不在」的景观。

表面上，「人儿不在」就是「人儿」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一了百了。其实恰好相反，「人儿不在」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处境，不但不会一了百了，还是会产生强烈想念的处境。



观山观云观生死

在虚实之间摆盪

在位英国的心理学者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离开父母住进育幼院的孩子。他发现孩子在父母离去之后，发展了一连串非常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离别之后的数月里，孩子哭着想念父母，丝毫不肯让育幼院的姆妈阿姨亲近。慢慢地，孩子接受了姆妈阿姨，但对归来的父母表现一副冷漠的样子。孩子的痛苦是在「人儿不在」开始，那是心灵上巨大的缺口，而想念把熟悉的身影用想像的方式带回来，可是缺口依旧，在虚实之间产生深刻悲伤。可是，当父母孩子共同生活久了，我们彼此的感觉又回到理所当然的世界，我们就不再思念了。

「人儿在眼前」会渐渐地销燬想念，眼前的「看得见」不会给思念留下丝毫的空间，甚至我们会对眼前晃来晃去的人感到心烦。这是个很可怕的「理所当然」。可是，对濒死者来说，已经没有「理所当然」了。眼前所有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在眼前消失，每件事物、每个人儿，都有着乡愁的怀念；每一刻的怀念都是生命里深刻的经验。这种经验从来都不需要刻意去记忆，因为乡愁已经是生命体里头的血肉，已经是生命体本身了。

一朵野花见天堂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感觉到濒死者内心的丰富。这种丰盈的感觉，不是来自片面观点的理念或思考，而是在乡愁的情蕴里直接体验到：孩子的笑声，街上的车声，室内晖黄的一盏灯、一首音乐、一句话语；窗外的星辰，晨间射进来的阳光；一丝微风、一碗热汤、伸过来握的手，乃至空气里的气味、光中的微尘，都是一份感激，都是铭心的思念。

能够有这番心境，整个关键都指向一条路：打破日常生活的「理所当

然」，沈潜到生命存在的底线来对待生活的世界。

这种把自己立足到底线而得到的了然，《西藏生死书》称之为「落实的了然」(ground liminosity)。这种「了然」的智慧与一般世间的知识很不一样，它并不是藉着科技或书本的教导而得到的，而是全看自己如何透过生活的体会而把观看事物的角度，转入一个「不再理所然」的位置。我们负有完全的责任来承担这种转化的过程，里头是密密的生活体会，别人无法介入丝毫。

关係断绝就是死亡经验

研究「落实的了然」如何发生，接近「死亡」的经验常常个关键。在这里，我们不一定是受到疾病、灾祸而面临死亡之境，而是任何人际关係的断绝，就是类似死亡的经验，诚如杨国樞教授在傅伟勳教授《生与死》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离婚也可以是「死忘经验」，丧亲丧子之痛也是「死亡经验」。

关係的断绝也可以从我们眼看亲人死亡获得，因为观看他人的死亡，立即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也面临同样的处境。

《午夜谈心》的作者赫伯·克拉马陪伴他第一任妻子去世的过程，很可以说明这种对死亡的反思。赫伯的妻子卡麗儿患有胃癌，当医师打开了她的胃之后，立即将之缝回，丢了一句话：「三个月可活，回天乏术。」卡麗儿並沒有经历太多肉体的疼痛，因为现代医药可以用任何止痛剂让她舒服地躺在床上。卡麗儿的世界慢慢出现「落实的了然」，她愈来愈平静，也愈来愈清明；她与赫伯谈论许多死亡的事，平静无悔的态度让赫伯十分惊讶。

卡麗儿说：「我把这辈子前前后后地想，我现在正是站在人生的高

观山观云观生死

原。我真的很平静，没事可以打扰我。」甚至在卡麗儿死去的那天，赫伯走进病房陪她，看着她刷牙、洗脸与上妆，閒閒地聊着。卡麗儿忽睡忽醒，突然睁眼对赫伯说：「再见了。」赫伯呃然，以为卡麗儿要他离开。他对卡麗儿说：「我在这儿陪你，哪儿也不去。」卡麗儿摇摇头说：「是我要走了。」赫伯尚未回话，卡麗儿已溘然而逝。

生死之间原来没有界限

真正受到击的是赫伯本人。在他的眼前，他不敢置信生与死之间居然没有界限，前一秒的说话与后一秒的不说话，生死就这样紧密地相连起来。我们以为「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好像是断裂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实在在，一个是空空荡荡；为了维护「永生」，我们苦苦地奋斗，难道只是人生的片面；而死亡真的那么令人忧惧吗？

赫伯凝视着卡麗儿平静地死亡，才便他重新体会到：「原来我们真正害怕的是失去现实的一切，我们害怕被人世间抛弃，才是一切受苦的来源。」

赫伯所领受到的，其实就是「无常」。而一般缺乏这番领悟的人，总是把「无常」当做挫折的感叹辞，或者把「无常」与消极的人生态度等同起来。「无常」是接受人生的另外一个面相：「空」。

生命的「空无」与「实有」并存

我们很少把「空」当做生命的本质，以为现实里拥有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为了现实打拚，想办法把「空」排挤掉，其实这是个独断的想法。

西藏圣者密勒日巴尊者说：「看见了空，心中才有慈祥。」尊者并不否认人世间活着的一切拥有，但是站

在人生的现实面并不能产生「落实的了然」，真正的生命底线的「空无」与「实有」的并存，就如同赫伯看到卡麗儿的生死相融。透过这类死亡的观看，我们揭露了一个世界：里头可以是空，可以是所有事物的交互连繫，及我们置身其间。在这世界里，我们看到一个更光亮鲜活的生命。

如果把人世间的物放在这样的世界，则我们所了然的远比传统的想法还要明晰。「当某人离开，我们才蓦然发现自己离不开他；当我们明白自己珍爱对方，而想紧紧地黏住他，他愈想逃避这紧密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变得愈脆弱；而他的离开，却使我们的思念更黏稠，我们之间变得更紧密。」夫妻关系如此，亲子关系也是如此。

眼前相伴是一种惊奇

长久住在一起的人，关系常常就是如此诡谲难懂。但是在「落实了然」的世界里，我们明白，亲密的关系里，若不留「空」，我们会把亲密当做理所当然，我们站在脆弱的「理所当然」的基础上，向对方颐使气指，尊重变成无所谓的事；关系就像烤焦的脆饼，很快会碎裂。

然而，脆裂的关系恰好创造的「空隙」，使我们落实到「空」的位置，使我们有了空间重新看待关系，而关系又再度建立起来。

曾经历过「复合」的人们，大抵会发现，「复合」之后的感情真的不一样，有着更坚实的感觉。这就是「落实的了然」所重建的关系，这里头的所有情事都因为不再是「理所当然」而获得尊重，也因为不再「理所当然」而有所感恩，把两人的关系视为「殊胜因缘」的相待。夫妻不再被视为永远的相伴，而是把眼前的相伴看做一种惊奇，想着：「我们是何等福分，今天能够一起用餐，一起说话。」甚

观山观云观生死

至，眼前的说话是一份感激，此时忠贞以待是一种大德，关系原来是如此珍贵。

成佛之道，吃饭睡觉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才真正明白中国禅师们的话语。他们常说，成佛之道无他，「桃水、砍柴」，「吃饭、睡觉」而已。在一般人的看法里，这些日常生活事物简直无聊透顶、毫无情趣，可是禅师们却活得津津有味。这种怪异现象在「落实了」的世界很容易理解；人把自己放在「空空」的位置，任何生活事物都是增加出来的，就好像人身无分文时，捡到一块钱；而「理所当然」的世界就如同亿万富对金钱的不在意；「空空缺缺」就是人离开他的世界必然会有感觉，每活一天，就像捡到的；而自以为「永生」的满溢世界，觉得活一天、一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奇妙的，「空空缺缺」的心灵却是十分的丰满，而坐吃金山银库却有无限的空虚。

我们对这个世界原本就相当的陌生，以为合乎道理的事却常常不是事实，以为最直接的处事之道却得到最复杂的结果。例如，父母由于对孩子的爱，给了孩子最好东西，满足了孩子的欲望，却扼杀了孩子未来的希望；开发中国家为让其工业发展有长足的进步，拼命伐林垦地，人民有了财富，却赔上了青山绿水的家园。

习以为常的知识是片面的

佛家喜欢说，世间的知识是「有漏智」，意思是，我们以为常的知识是片面的，补了一个漏洞，又出现另一个漏洞，就像技术层面的知识挽不了大局。

也许，做为有知识的人听佛家的说法相当刺耳，心想一辈子辛辛苦苦

才学会了一些知识，怎能被如此贬斥。事实上，许多宗教的智，并不指向人对事物的经营，而是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宗教的知识很容易被人类功利化，当做经营俗世生活的工具，但无损于人类的宗教胸怀。只要人类为他的自身有着深刻的关怀，人类就会为自己创造宗教感。

宗教感是在揭露人类精神世界的某些阴暗角落，也许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明晰自己精神上的阴暗处，但是，我们已逐渐明白：我们需要另一种世界观来重新看待价值，需要用更全面的观点来照顾生活，也需要有全然的态度来对待生命。

重建生命的根本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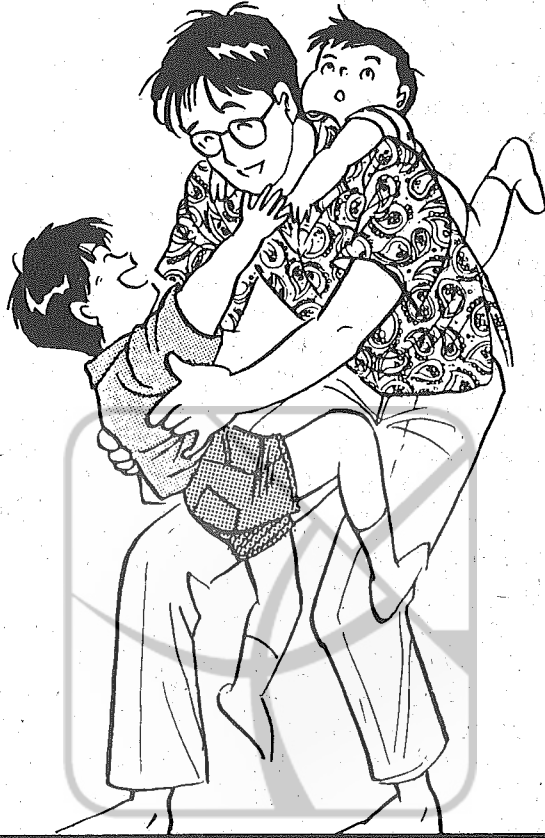
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十大排行榜的《照顾精神》(Care of the Soul)作者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说，如果要真正诊断精神病，那么他会提出一种病，叫做「现代流俗病」，病症是流俗地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包括对科技的盲信、对物质的依附、崇拜科学的进步、醉心电子媒体以及被广告指引下的生活形态。

他表示：「以机械式及处理性的理解来对待生命」更是病症的根源。他批评人们把精神问题用科学的语言来治疗，根本就忘却生命的本体，只有与生命无关风月的说词；而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却读了不少属于「资讯」的东西，无异是水中逐月，就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家大事的人，却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智慧。摩尔深切相信，后现代的人们必须重建自己的宗教性，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是近年来少数心理学者与精神科医师的自我反省，我们相信，他们发出的警钟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枯竭的人类精神的振聋启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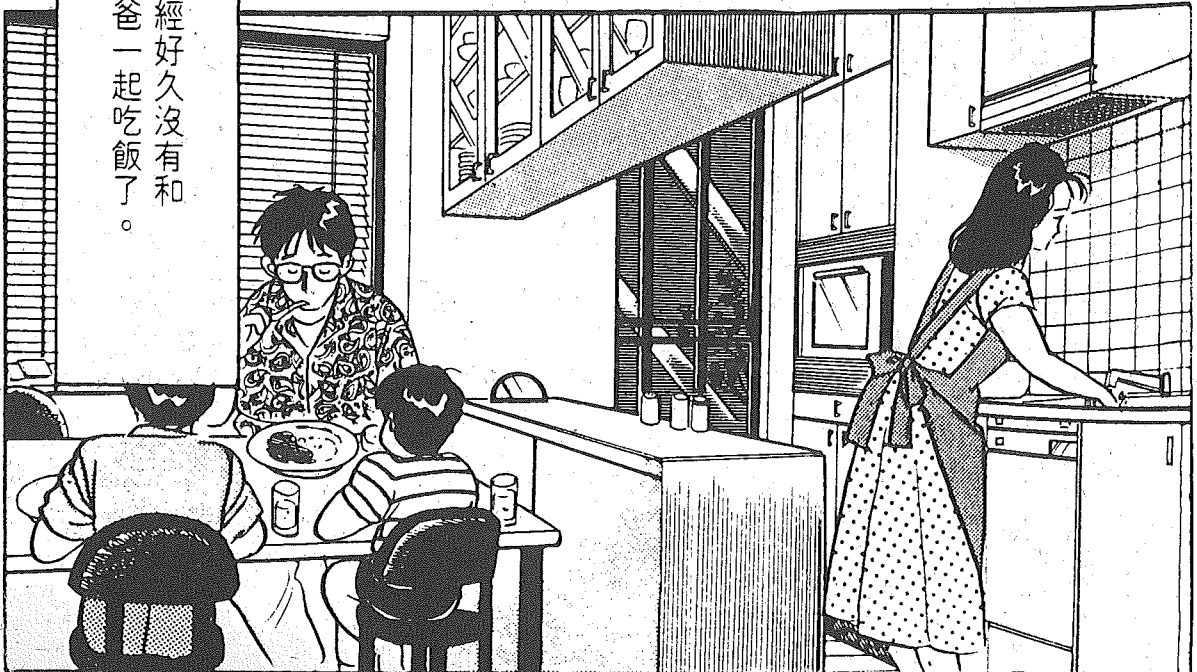
a:\shenshiw.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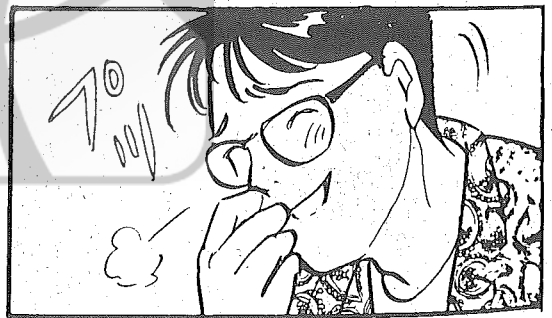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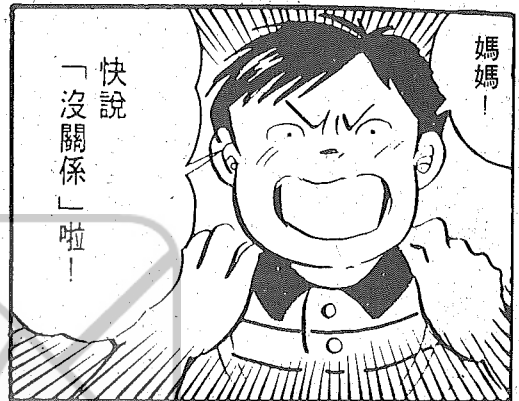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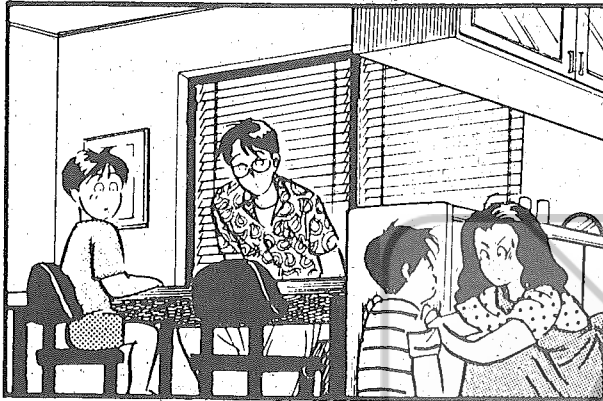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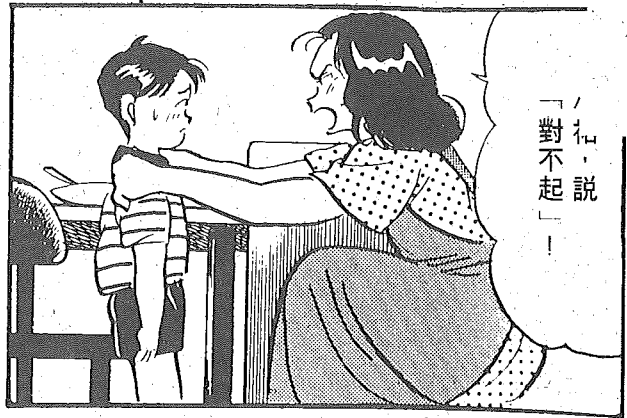
第一話 爸爸，抱抱！



柴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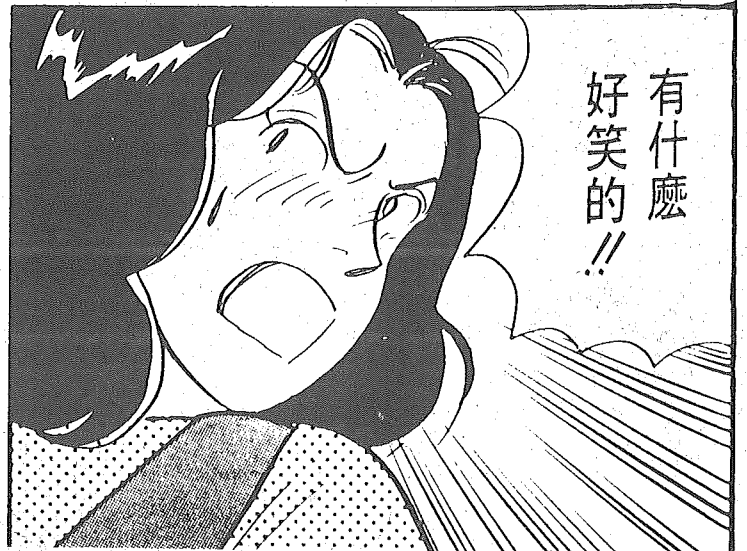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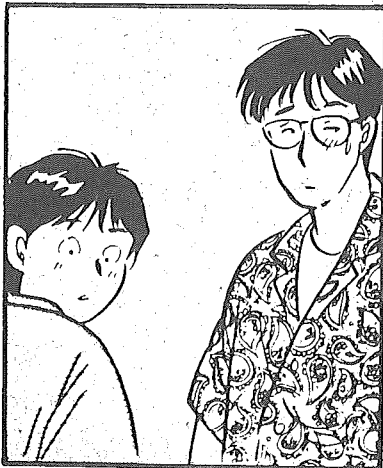
已經好久沒有和
爸爸一起吃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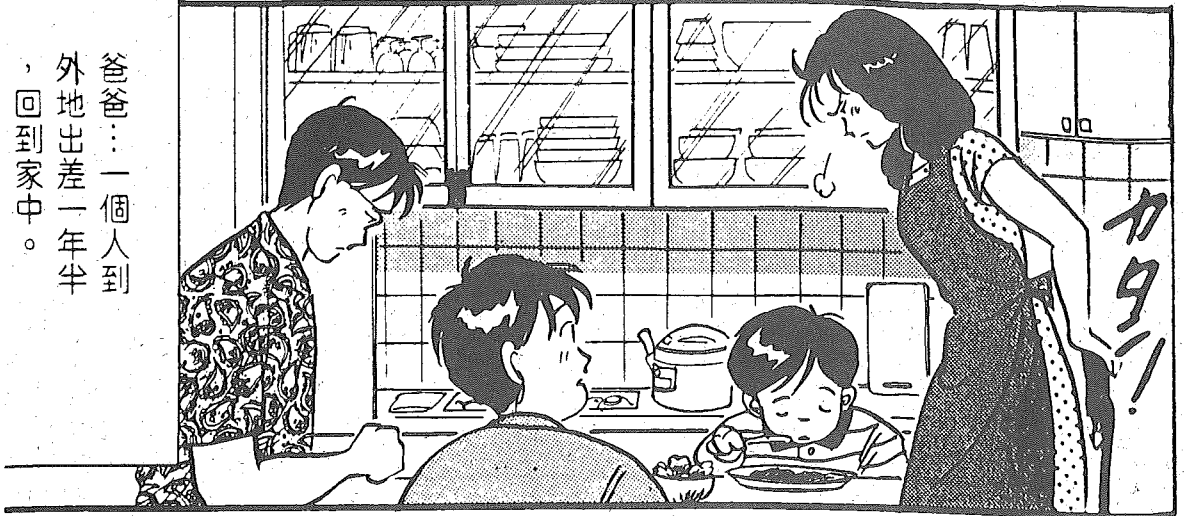


ククク (KUKUKU) 咯咯咯的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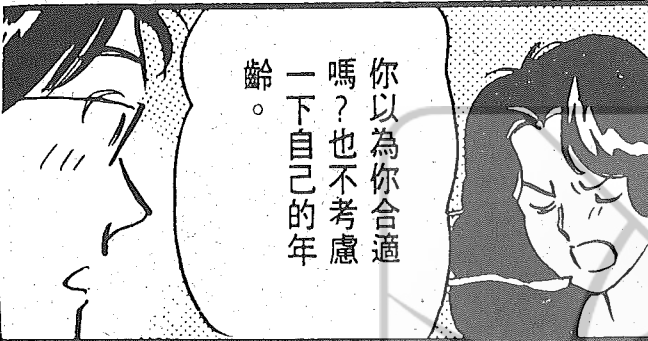
ブツ (PU) 普，突然笑出來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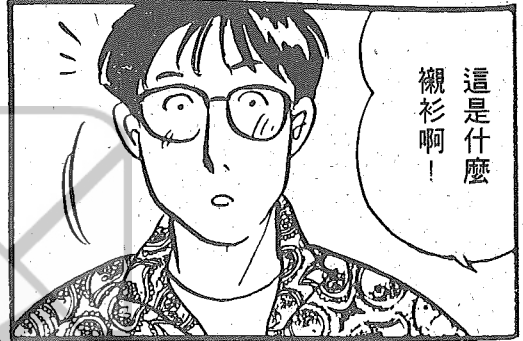
爸爸：一個人到
外地出差一年半
，回到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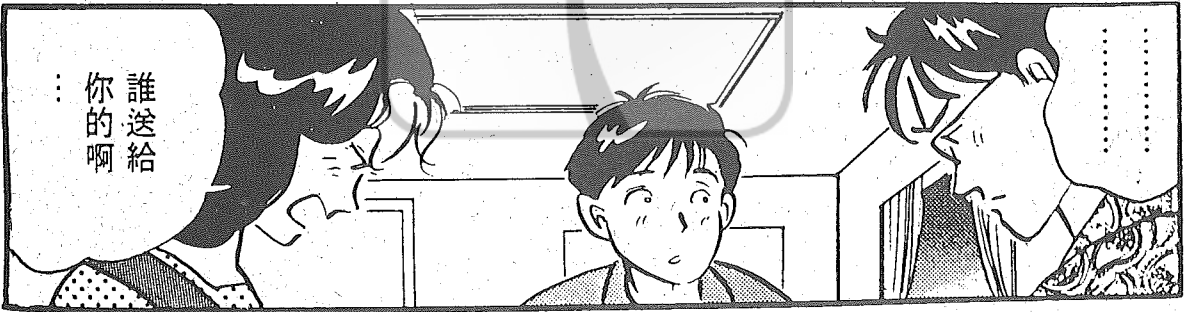
カタン(KATAN)卡嗶的拉出椅子的聲音



你以為你合適
嗎？也不考慮
一下自己的年
齡。



這是什麼
襯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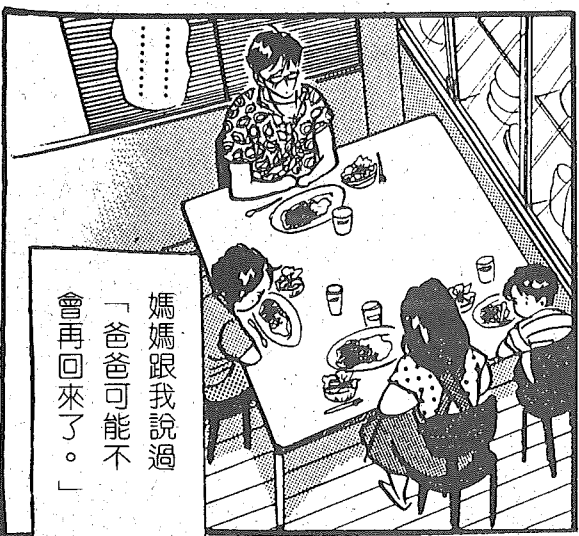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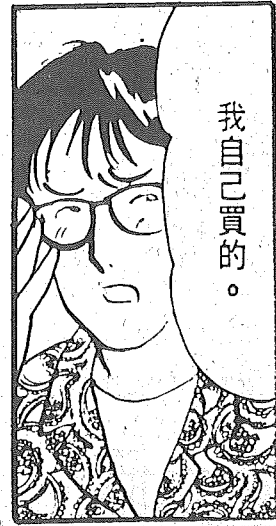


誰送給
你的啊

我自己買的。



才離開一段時間而已
品味就變這麼差了。



媽媽跟我說過
「爸爸可能不
會再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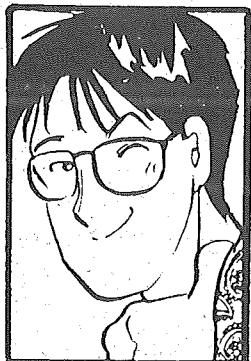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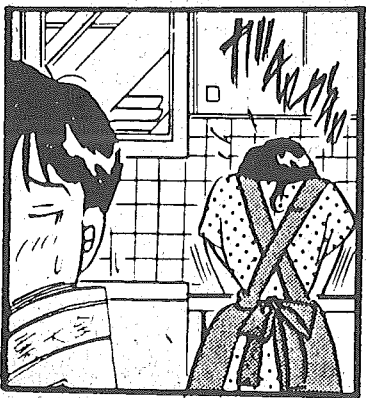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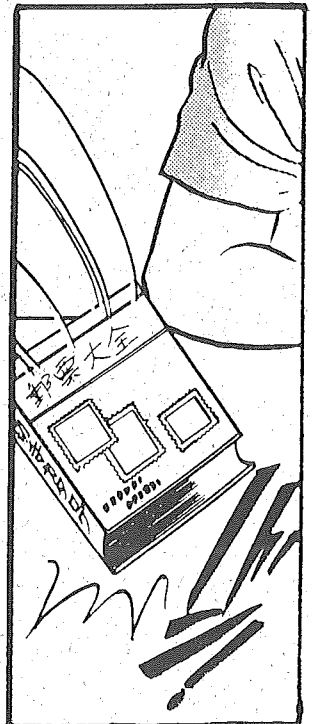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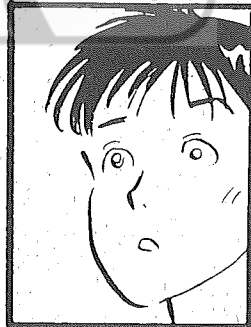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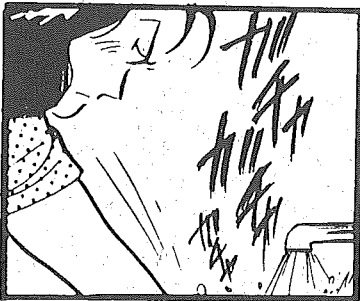
「爲什麼？他不是只是到較遠的地方上班嗎？」

「他好像喜歡上別的女人了。」

「如果爸爸不回来了，怎麼辦？」

跟只有7歲的我，說這種事我哪知道。

不過，總之，爸爸回來了。



ガチャ (GACHIYA) 水嘩啦啦的聲音。

バン (BAN) 磅，丟東西下來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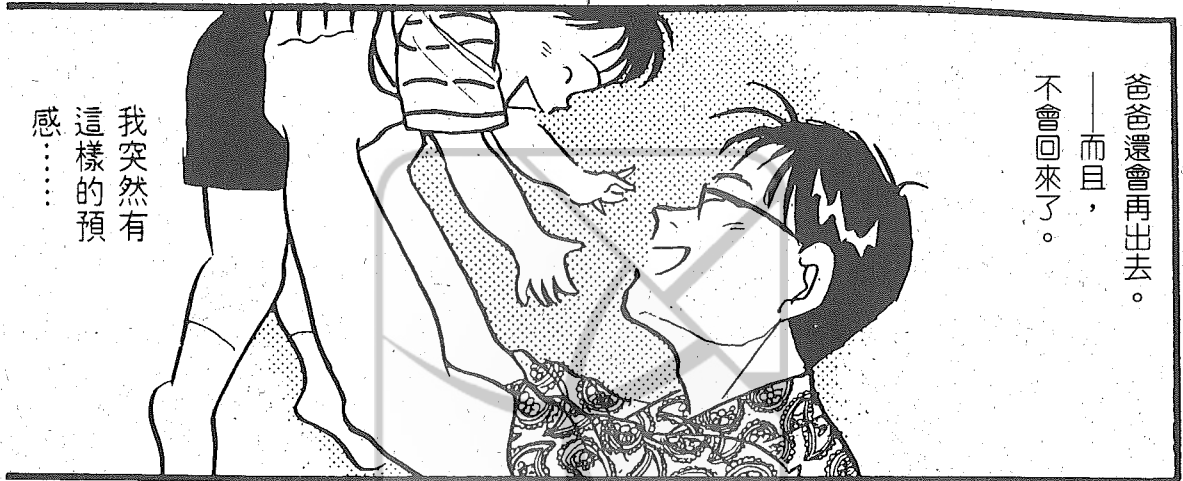


抱抱!
抱抱!

都幼稚園了，還
像個小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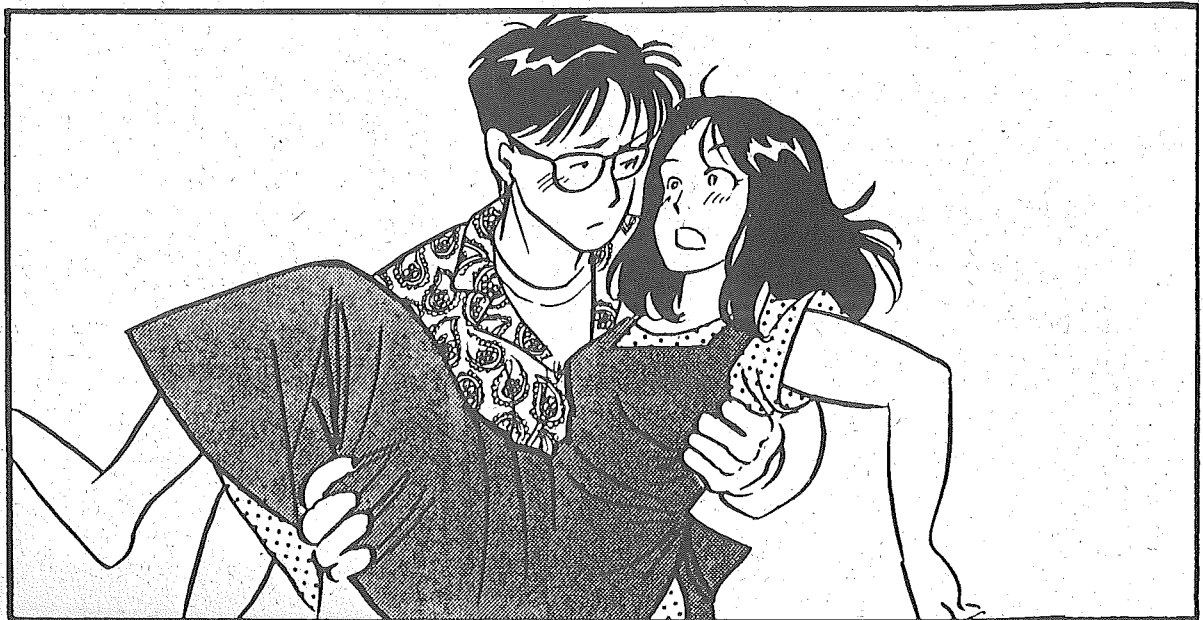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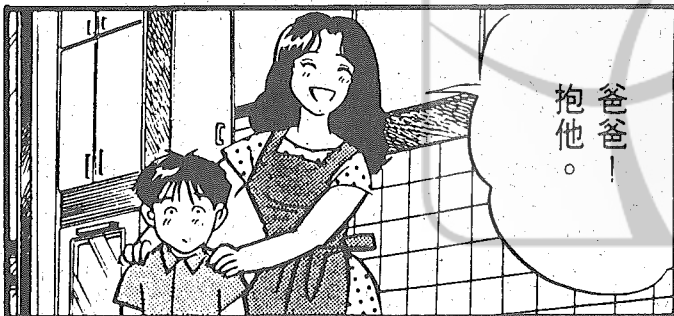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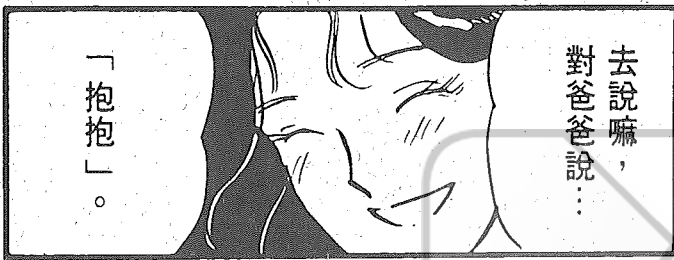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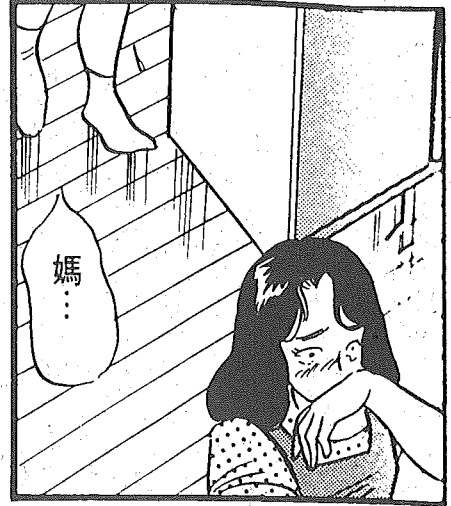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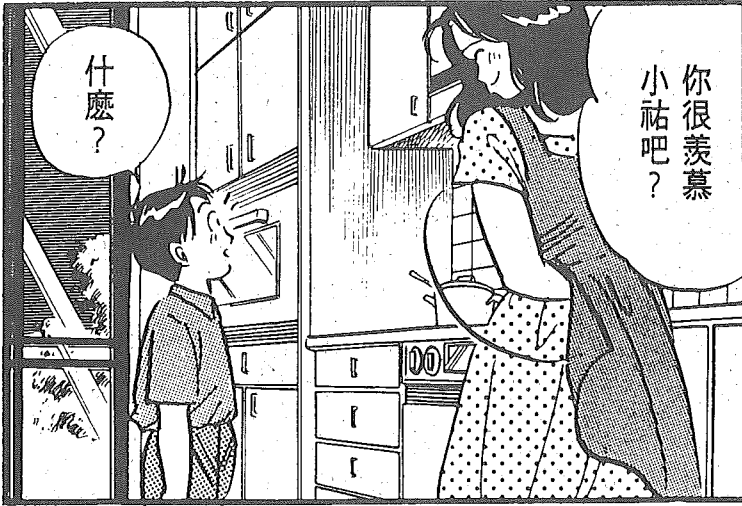
爸爸，抱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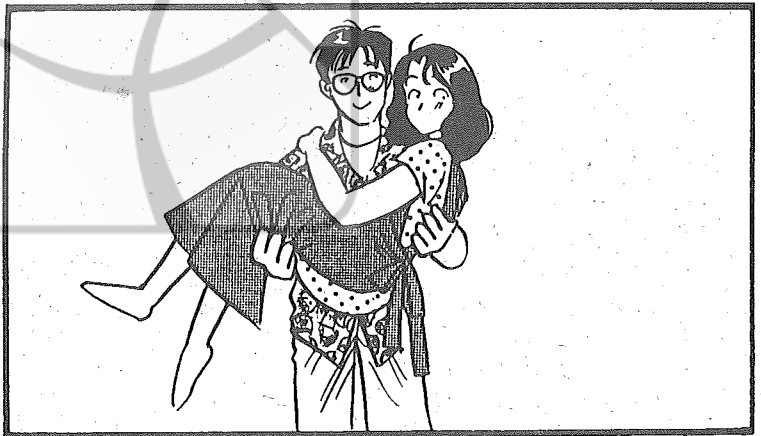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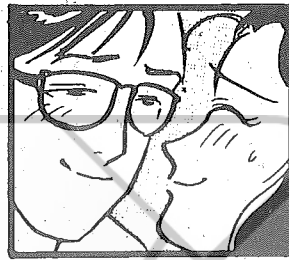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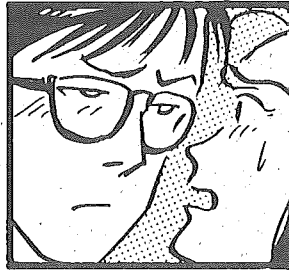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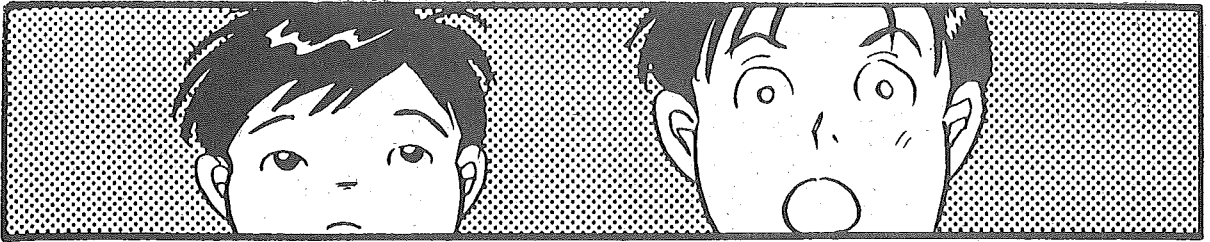


爸爸還會再出去。
——而且，
不會回來了。

我突然有
這樣的預
感……







半熟家庭 (Family Affairs)

I.

说到家族，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琐碎，更烦杂又棘手的了。如果让它随便一点它就放肆、鲁莽起来，如果稍微不加理睬，它甚至比个完全陌生的人还要冷淡。能相处融洽的真的是非常稀少，大部分的家族难免都会有争执或是问题点。

不过，总而言之（就从肯定家族的正面开始说起）这也是本部作品的主题。

不论什么事情，都不是只有好的或快乐的一面而已。所以对身为作者而言，最主要的愿望是想将「家庭还是不会被破坏的」这种想法传达给读者。

也可以说本部作品的最大目标是：早上，在书店买到这本书看的老爸，看完这本书后察觉到「我今天应该早点回去」这种想法。

尤其是希望，自己都还是小孩一样的 20 岁...30 岁左右的年轻父母能够看到。

以心情而言的话，希望能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年轻。但是，孩子能自由自在的随意过日子，父母却需要面对社会或工作上的各种束缚来过日子。自己都还像个孩子一样的，没想到在稍一闪失下竟然也成为父母时的困惑年代——这就是我们的年代。

我想，我虽然不能像向田邦子小姐一样，画出父亲站在厨房正中央的家族景象，但我要画出像女孩一样的母亲，支撑着早熟小孩的父母，以及现代的父亲也疼爱着家族的各式各样餐桌上的光景。

II.

书中所描绘的是我最近才感受到的。

漫画家生涯 13 年。

夫妇生涯 12 年。

成为人的父母 10 年。

不论什么事都经过了十年之后才有了谱。

我到了这个年龄，终于才察觉自己懂得什么是漫画，什么是夫妻，什么是父母和子女。

所以才有，「半熟家庭」的诞生。

I.

柴门文，这个名字在港台已俨然成为了爱情解读家的代名词，就如同张小娴和水瓶鲸鱼；而且，除了正职以外也逾界出散文集、杂文等。但总的来说，仍大多以「情」为主结构去堆砌她的世界。

只是，就因为她关于爱情的部份已太为人所熟悉，因此被人误解成她只懂写「爱情」，尤其是在日本偶像剧的推波助澜下（*註：其作品「同班同学」、「东京爱的故事」、「爱情白皮书」、「新同居时代」、「Age35」等都相继被电视剧化。）更是有理说不清。

其实，她的作品中的确蕴含了「情」这个重要的元素，只是除了「爱情」，还有许许多多，比如说：「亲情」、「友情」、「同性之情」、「恋物之情」、「自恋」，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类别的情感因素。

II.

就如同柴门文自己说的，她要传达「家庭还是不会被破坏的」这种想法。所以哪，这一次我选了「半熟家庭」系列中一篇较短的故事。其实，这一系列予我是较不一样的，看惯了都会男女的情爱慾望糾葛之后，它的确是不一样的；那麽的真实，那麽的贴近生活，许许多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与糾葛，就那样缓缓地在框线与留白间，迂迴翻转渲染萦绕；且，仅用轻轻地淡淡地笔触就勾勒出一切。

因此，虽然世界仍然如常的运转，人却渐渐地忘了如何去敞开自己那不自觉深锁的心扉，往往把自己视为主轴，其余的一切皆以自己为中心点在运转，那是一件多麽悲哀的事啊！

故，就如同柴门文所冀望的，我也希望「半熟家庭」能感动正在阅读的你们，不只是希望你们有那股衝动去搜罗所有她的作品，更希望你们真的能因此而稍为驻足片刻，顿一顿，绕圈圈，尝试蹲下来或者倒立，好好的去看看一切依旧如常的生活，正视它，进而重视它，然後开始去接受它。

我想，或许会活得更快乐一些也不一定呵；

——赤名莉香，还有园田成美，妳们说是吗？

16岁那年，我读了柴门文的《同班同学》。那是我第一次看柴门文的漫画。初初看时不大能接受柴门文略为随便的线条，不似以往所看的漫画画得那麽精细。看了《同班同学》，无奈的感觉全湧了上来。当时我只是单纯地想为什麽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就如名取千奈美和鸭居透。

升上了中四，我从《少年月刊》的「漫画族」里看了短短一篇篇的《半熟家庭》这次我看得极为投入。或许是因为这次柴门文说了极为琐碎的家庭小故事，就像我们身旁随意可发生的事。但很多都是我们忽略的事物。儿女的一些小小举止会使父母难过；而父母随口说的话也足以伤害到孩子。

柴门文画了不少简单不过但让我好感动的故事。每个家庭都是半熟家庭。

家庭就是这样嘛！虽然常常争执，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互相相爱着。不是吗？

最近重看了《同班同学》，除了还是觉得无奈，更觉得这是人生。在《同班同学》里总是上演着名取千奈美和鸭居透的错过。千奈美等阿透，阿透却不来。阿透想找千奈美无奈地他已有了女友。一切看起来那麽无奈。随着年纪的增长，彷彿看懂了。



※ 林茹莹

两个女人 VS 柴门文

看柴门文的小说漫画故事是近期的事。

虽然，起步得较慢，但至少还是将她的一些作品细细捧读了。

我是由《东京爱的故事》开始认识她。

那时总觉得，书中的主角都是我在长大成人之後的另一世界。而接触的这类人物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雏形。里面注满了都会男女的情爱慾望糾葛的元素。

事实上，这是可能的。

从看一本漫画书的世界中，再延伸到人类的感情世界。

而这是我看她《东京爱的故事》中第一的印象。

之後，我更陆续的看了《同班同学》、《新同居时代》、《半熟家庭》及《爱情白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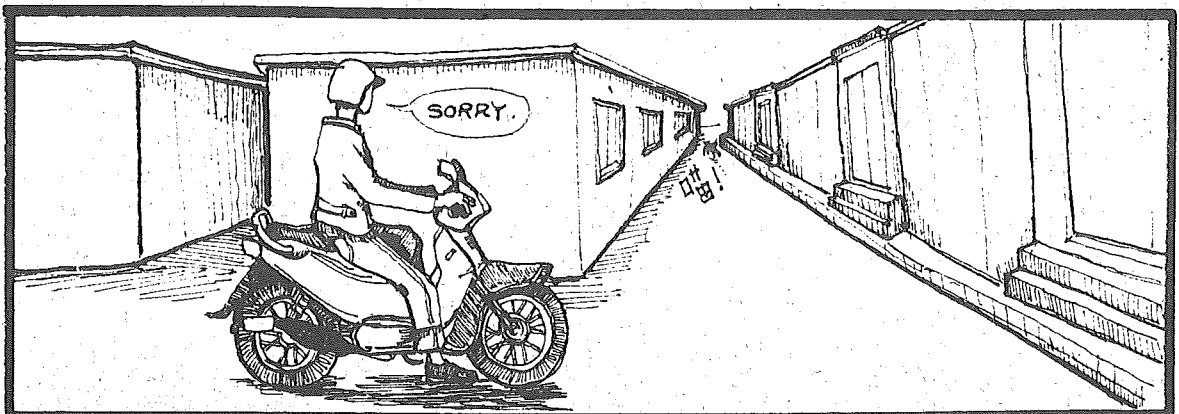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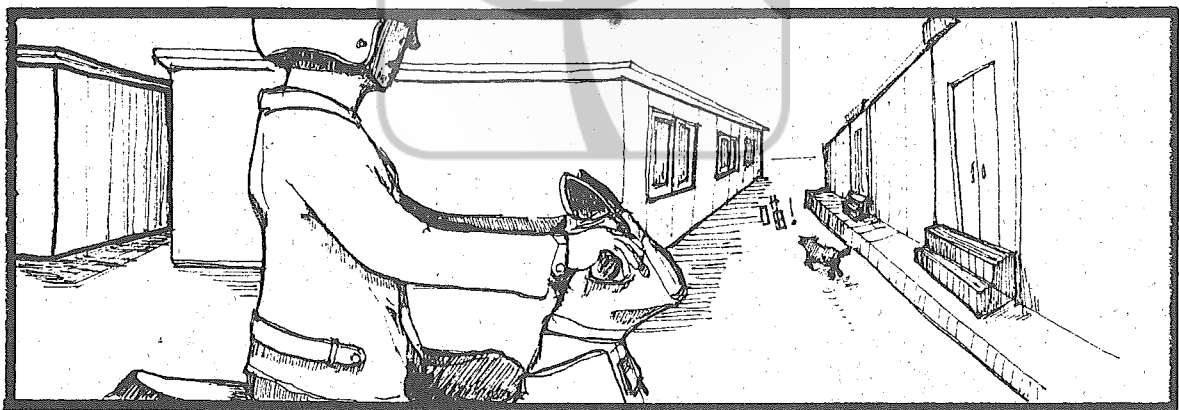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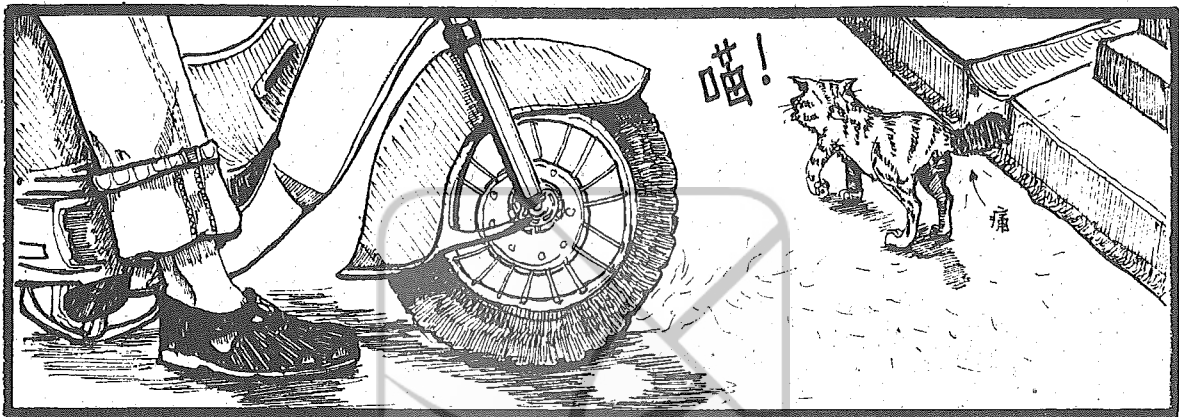
当我把一位作者的多部作品以最短的时间细细阅读之後，就察觉到原来除了仅认识一丁点的她以外，竟还隐藏着那麽多清新可口的作品。

除了都会男女的情爱，真的还有许多纯真年代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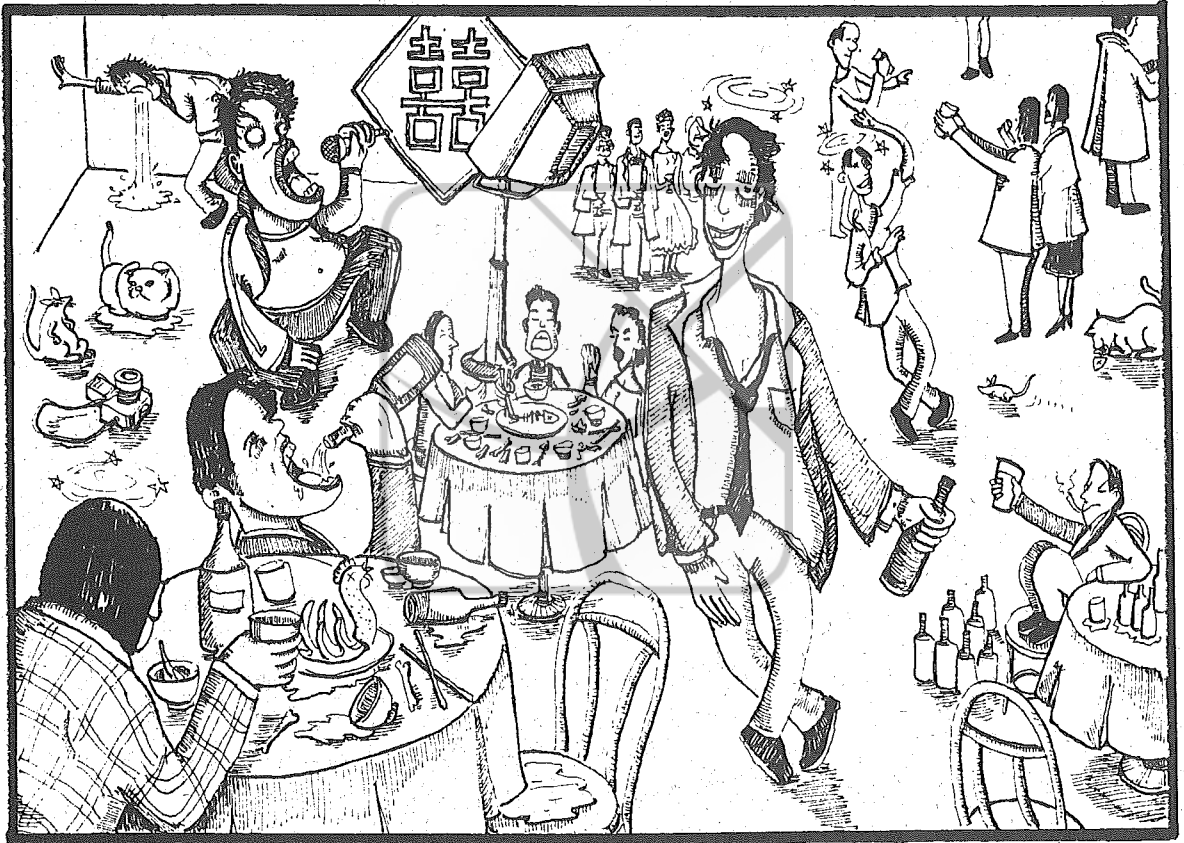
我想，最终我还是喜欢上她叙述故事的方式。



※ 黄丽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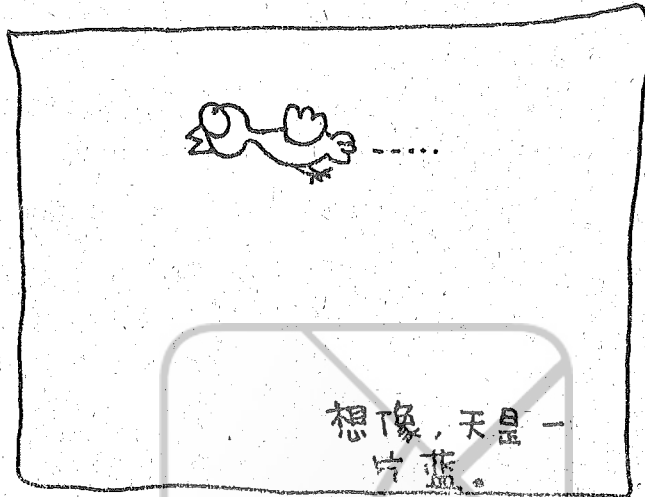


本来这期想做 MAK 的漫画专辑的，但是觉得不应该一开始就一口气湧过来，吊吊价，



吊吊大家的胃口也好，哈哈。嘿，别听他的，其实是因为稿挤，唯有牺牲了。

心 pH7 李爱鸾



李爱鸾，一直尽量活得聪明的女生。後来的现在，她决定难得糊涂。

是一只执着的动物，但已经开始学习放手

因为懒，所以喜欢用少少的方块字，拼排出一些话语，祈盼有朝一日，会有人明白我在乱些什麼。

喜欢蓝色、kangkung、鸡粪花、梳打饼沾咖啡、gardening、佛学、观看羽球赛。

拥有许多爱我和我爱的人：家人、猫 a miu、朋友及大家原来，除御银行存摺上可怜的数目，我是富有的。

後记：在《心灵鸡汤》看这句话「我们所以富有并不拥有什麼，而是因为能够缺少什麼。」(因曼纽·肯特)

※ 林茹莹

李爱鸾，大山脚人，8字辈。毕业于日新国中。暂时是个无业居民。

1998年的10、11月，我总是在大山脚的德教会遇到爱鸾。我俩一个是STPM考生，一个是SPM考生。彼此遇到时总是会心一笑。为考试而尽力读书。早上9时左右就可看到我和爱鸾各佔一张桌子读书写功课。几次应该去学校上课的日子，我们竟然在德教会碰面。见到彼此後就很不自然地笑，原来我们同一天逃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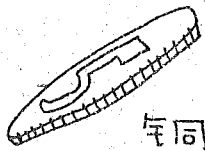
总觉得爱鸾是个尽力的女生。很尽力地读书，很尽力地生活。每方面都很努力的女生。

心 · pH7 专辑里的图与文全是李爱鸾的精心傑作。
号外号外爱鸾在SPM考到令我们觉得光荣的成绩。

李爱鸾的 **心 · pH7**

关于一些糜烂

盲忙中，自在的塔早被瓦解，而垂死的「诗」绪，正觅求着让之饶存的井。走在人生中的沙漠阶段，探求一瓢甘甜的水，使艰辛中绽开美丽。一些刷不淡的感动，是心病倒时不朽的药方。听说要失传了。一只鸟划过蓝天，有道讯息从背脊流上来：生活是张揉皱了的白纸，是座失修的草原。



五山的
气同板。它：决

定我已不要你

心，是 PH7.0 的 neutral

曾经，我们都很坚持地为一个人付出感情（很痴又很纯的那种），直到那麽一天，他再也不值得我们去疼惜为止。

想说的，並不是一种贸易。

只是，这些曾经绚丽过的故事都该是种点缀，並非负担。佝偻着，毕竟不好。

现在的自己，把喜欢人的心，搁浅在退潮的岸上。为这，我很开心自在地活着。



掉了累赘
不争气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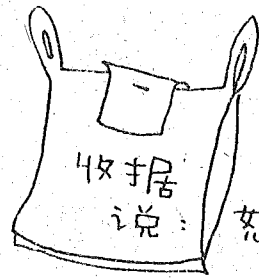
想说的是

陪我跋涉中学这 chapter 的人太多了：父母、姐妹、a miu 老猫、朋友及一群嗜吃如命的 sisterhood members. . .

只有「感恩」，對於他们。

不平的路上，我们跌过、哭过、笑过，而万言千语总是风语同路。

「别在乎你所做过的一切，在乎你将要做的未来。把过往的一切当做成长的见证，以它为荣，至少你已尝过那酸甜苦辣。Life is BEST played without ascript. 享受年轻。」五年以来的知己诗敏总是如此告诉我。



赤足转站

呈上 Biologi 卷纸，大家毕业了。一种杂然的感觉，带回家里才显出一片空空的失落。

同窗一年了，这些面孔。

一切已经结束，其实又似乎是从未开始过。因为投入学业，失去了好多。承认自己从未付诸过努力去经营之间的情谊，无暇用心去对待生活，就这样行屍走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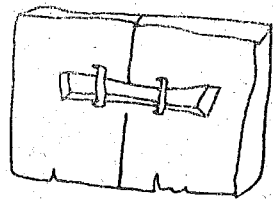
不再感受生活。

这个年头，我开始彷徨，开始忙，因而开始盲。是为了证明自己，抑或是为了不让他入失望？

这心境的过程是难受的。

关于未来、关于年轻、关于现实，我们有太多的无奈，卻抱持着那麽多深固的执着。

中学这乐章，我做错了许多，更错过了许多，所有所有竟是无声无息的. . .



门，上了门

一 drawer 的话未说

抽屉卡住了。从声音推敲，应该是 m 月 f 日写下的心情吧，因为我附上了珍珠色的珊瑚。我最爱邮差，他们把各种心情（极有份量的、蓝得很紧的、淡橙色的、和风的、流浪的. . .）传递到目的地。贴张 30 仙邮票罢了。

而我，並不是沒想过，把每张飘过日子的所有感动，细大不捐地把它全盘寄存在你身上。原谅我拒绝先付出关怀。

抽屉里头是挤得饱饱的话语，总是，通通给卡住了。

李爱鸾的 **心 · pH7**

20 根湿了的火柴

亏欠
心
曾给押了

梦幻
仅剩几张
拼图残片

留言机
嘟...
。
。
别逃走了”

4 春哥，太悲了

一具尸体
瘫在微黄的床单上
拒绝任何挪动
沉淀褥下
一些淡橙色的往事
会被撩起

下昔
古女
饮泣
一些打击。

出境
心门
盖章
你的护照

爱你，是
我的头条

命案
她，一名妙龄女子
执意跃入可乐海
“我爱你”
然後溺了

Beware of LOVE 路标
脱漆久了

迴避
尘封的
再重重上锁
焚了

纯粹
因为心开始萎靡
许多过往的憧憬陪葬了
再也酿不出爱的诗句
也许当你已没有勇气
再写也是可悲的段落

很自然地，对 NHO₃ 的
感觉，也就化为一种淡然的
纯粹了

放弃
心的一角
开始结霜

冒险
依偎着
一句话

崭新
单程车票
定了
新去向

摆脱
步入寂暗
影子不再

把持
四目相投
心照不宣

说辞
“因为爱，
所以伤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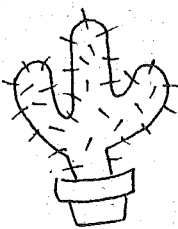
你送的
的伤害

爽约
托着腮
坚持至打烊

送你几分钟
沏好壶茶
趁它冷卻之前
用鼻子
吻着那醇香
想着那人啊

疗伤
Unplugged 地
唱出心坎
一些变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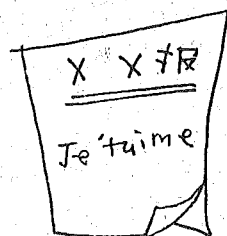
绝迹
河床很浅
爱
轻易地蒸发



行囊
装载一句承诺
浪迹天涯

对岸
涉不过
何尝只是
水域

打不开，



李爱鸾的 *心* · pH7



不下糖的暗恋
探不见底

文字的国度里，我多半是哀叹生活的。因为这是一种宣泄的管道，就像我收到的一封信，她平日是如此的不形於色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着双重的性格，只是时空的偏差，我们唯有随遇而安。偶尔忧郁一下平衡自己，我从不反抗。

一封道尽心声的笺子，有采灵的话：

「我们是同一条线上的两个点，线在高高的空际荡著，俯视红尘，感慨自己无法抽身而出，又眷恋红尘生涯！多么的矛盾！」

「我们同处在同一个思想空间的人，所以把绵羊般的云、白鸢美丽的飞姿及所有其他人认为无聊的美丽当作滋润心灵的良药。生活太累太空了，心灵需要的是一个美丽的空间让它去歇息，让它喘息。」

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因为用心灵生活，所以很容易被伤害；因为用心灵生活，所以分外容易被感动。世上，已有太多人对生活无心，只是行尸走肉地活著。不会长大以后，我们都无可奈何，随波逐流，变成另一具行尸呢？但愿我们能持著做回自己的原则，有意义地活著，为了自己，只为了自己，快乐地活著。」

「多少个充满疑惑的日子，我们同有过，我们也一同抱怨过、一同笑过、一同快乐过、一同伤心过、也一同想痛痛快快地放弃现在，乱疯乱喊乱叫过。这许许多多够我们怀念一生，不是吗？」

「多少个无答案的问号，我们措手不及，唯独这：

朋友=无悔」

这真是一段无憾的深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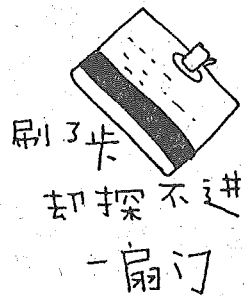
我祈求，你安宁

那一段昏沉的日子，我像是被风化的岩石，开始置疑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及力量。

对生活，总紧紧地被一股无力感拽住不放。

掏空了一切说法，发现「拥有，是一种理所当然」这观念一直在心里扎了根。我几乎忘了，拥有与失去，却是息息相系的。

9/2/99 的中午，收到了朋友车祸过世的噩耗。而那一刻屋外的阳光依旧在普照，life goes on。一通冷冷的电话，带进了场豪雨，洗劫得我措手不及。电话中，我一直想推翻朋友告之的现实，我多麼希望他只是受了点伤，在家疗养。然後我们可以用一束束温暖的慰问、关怀、支持让他痊愈起来，做回那个阳光下为人真挚却有点害臊的好好男孩。...



我以为自己够坚强，不会哭。但一开口，却马上哽咽起来。原来，死别这东西，我是一直都洒脱不起来。

出事那天，他寄出了贺卡的祝福，就在火葬隔天抵达。我翻着电话簿，触目的是他的笔迹，还有一行再也找不到他的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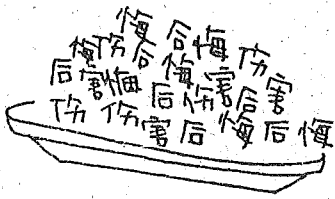
深深感到无奈的是，无人能在那恐怖的一刻，分担他的害怕与痛苦。一切是多麼的不该。

这件事对于我的打击及影响，深而有力。它唤回了我去珍惜一切，它提醒了我应该好好地生活，它让我看见戏中戏外的出殡仪式时，心不由自主地抽痛着。这份教训，太昂贵了。

为什麼，这麼早便离开？

李爱鸾的 **心 · pH7**

乘虚而入



一堆冲动的
成果



梳不齐的愁绪

5:00 下午，太阳惯例地沉下地平线。

「无惊无险又过了一天。」我从工作中迅速抽离，准备刷证件下班去。总觉得这种制度很不够人性化，如同电脑操作一样冷。

在等候电梯当儿，脑细胞反常地构思着一张叫不出名字的轮廓。不是很清晰，但却真实地存在着。这是件很费神的差事，我一点也不喜欢。

电梯到了，打开後黑压压的人头让我一阵昏眩。在面包的现实熏化下，我也开始拟态，散佈强烈的自卫意识，籍以免受侵害。

反正生活都是顺着笔直的斩道行驶而过；反正感动和爱情在这个时空，早就绝迹。电梯向下坠落，我一片恍惚，而那张轮廓却还在主宰着些什麼。

步出大厦，我贪婪地吸了口气。灵魂都快缺氧了。倏忽，一张 100% 符合那轮廓的女生迎面而过，实在叫我愣住。她的一袭水蓝色制服，托出一股淳朴清秀的气息，走进了一间别致的 cafe。

直觉告诉我，从今以後我会极度喜爱喝咖啡，直到咖啡厅打烊为止。

轻描淡写

1. 年少的岁月的蓝图里，从不希望会让执着那麽左右着自己的方向。偏偏，事与愿违。
2. 就如相架子般，他框住了自己的思绪。牢牢地。镜里，垮了的逃兵。
3. 凝望着快化雨的云团吞噬我的蓝天。
4. 蓦地发觉自己的眼神，竟 100% 出卖了自己隐没的情感。感官也背叛我。
5. 迷宫里，我独自探索。曾迷惘过，但最终的答案却从未遗弃。

是非题一样

1. 天气炎热得叫人咋舌，吊起的衣服干得很干脆。
2. 阳光照射下，微细的尘埃显露得赤裸裸。
3. 与树儿竞争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不然我会枯死。
4. 善变的天气，造就安定不下来的心情。
5. 伫立渡轮围栏边，疾风吹破一些谎言。
6. 缺乏滋润许久的心灵，开始干瘪龟裂。
7. 我想种仙人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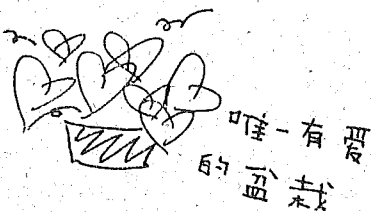


不小心把藏在
贝壳的寄居蟹
带回家。
它哀怨地死在
我沱的盐水里。

谨以此文哀悼纪念它。

告白的草稿

1. 将思念过滤，余留在筛子上的残渣，是一道道无声的失落。
2. 走在单行线上，一个人的感觉并不坏。
3. 有种很微妙的感觉，在偶遇他之後条地爬上心头。实实在地。
4. 矿泉水故然是纯，却因为许多程序而变得虚了。
5. 我在等待垃圾车，收集走一堆烂心情，然後给火化。



唯一有爱的
盆栽

李爱鸾的 **心 · pH7**

姐 姐 妹 妹 说 话 了

她是我的妹妹，排行第五（但我卻叫她鸾姐）。小时候她很兇，常常欺负阿伦（虽然阿伦大过她）。阿伦是她的沙包，主要是用来咬的。为了保护阿伦，我（二姐）教她回手和回嘴。有一段时间阿伦反而恶过了鸾姐（都是我的错，儒子不可乱教也）。

虽然这样，鸾姐很怕残障人士。为了作弄她，我们必不放过骗她去看没手没脚的人士的机会（之後我们是有点惭愧的，毕竟我们是手足嘛）。至今还不懂为什麼她有这样的反应。

她常通宵唸书，有时也大声谈天（有所谓的如雷贯耳之感），令我不得安眠。她爱文学，自我要求很高，总觉得自已写得不好（有点自卑）。

她说爱一个人可以凭着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我不赞成。

她自小不曾知道长大要当什麼，说只为了敷衍老师而写了医生这行业（有模范作文好背）。选择大学科系时，只会一味「这，我还能接受...」好难帮她。

她向往 luxurious 的生活，但又不好意思讲。

她学车学得好苦，尤其有爸爸在场，以前我也是。她喜欢 Pington，小王子... 她跟三姐很 ngam key，但也跟了不爱冲凉的不良习惯。

以前她很没有主见，与她旅行很不过瘾，因为喜欢去一个叫作随便的地方。现在好多了，我们游浮罗交怡随行的 Yi Lin 也说她是 a good company。

她懂得享受生活，但对压力的忍耐程度不高。270398 带她去应征 cashier，进去见 interviewer 不到半分钟，竟头斜斜、面红耳赤，走得很快地找我要身份証。

Hmm，有点心疼，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

我们是以她为荣的。

✿二姐爱玲

●鸾姐，我的五姐。我，是她唯一的妹妹，她的阿婷。

●她有一副像假牙一样的真牙，很整齐。

●听说，她以前很「恰」（方言），喜欢咬人！

●鸾姐是很有「性格」的。幼稚园时就显露出来了。她因为坚持不要拍幼稚园毕业照而被 cubit，结果，拍了一张哭着的毕业照。

●小学时，她决不在同学面前唱歌。音乐节、考试也不唱，以致老师常常找爸爸讨论讨论。

●鸾姐也不跳舞，只在小六那年很勉强地跳了一支舞。爸爸与妈妈还有我们都很开心+好奇。

●以前她很害羞，不敢认识男同学。现在好多了。

●她喜欢文学，我也喜欢她的文字+漫画。

●她很支持我。在她的支持下，我买了三、四个没有用的书包，这是我们很羞於告诉别人的东西。

●她很珍惜友情，很热烈地与朋友约会。

●她曾经为喜欢的男生很执着，到了後来才说那个男生没用。

●她很容易感到压力。在超级市场做工时很压力，天天以泪洗脸。我们觉得她好可怜。

●她很容易受人影响。只要你说她的某个作品没有水准，她就没有了信心。

●她喜欢煮东西。我喜欢吃东西，我们合作无间。

●她在很热衷於运动。常常与朋友相约去打球、跑步。

●总而言之，拥有一个这样的姐姐感觉很好！

✿小妹小婷

终 於 写 结 语 了

◎因为经常被催稿，我深刻地了解便秘的痛楚。◎由於必须漏夜赶稿，我对时间少了几分罪恶感。◎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该意味着「庆祝」，並不须要有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我们。打个比方，我那天遇见一位男生，一直挥不散的样子呵。◎谢谢耕种 Sunflower 园丁们及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但愿大家好好地生活。◎ The End ◎李爱鸾

●对爱鸾存有点亏欠。发现稿不够，就打通了一个电话向她催稿。而且还是十万火急要稿的那种。●隔天傍晚，爱鸾就会致电来说送稿来我家。很有效率。很合作。●催稿催得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就借书给爱鸾读。我发现爱鸾看到书眼睛就好像发亮，然後目光逗留在书上时间比在我脸上长得多！●编了6版的「个人秀場」，有点成就感。谢谢收看。●林茹莹

季节诗展

坏（这次无关天气）

我的灵魂 覆盖
 一个英国人
 因此 抖开影子
 细雨纷飞
 眸底
 沉默
 收藏
 一场善变的 风暴
 静候
 猫咪的亲昵 共进
 下午茶
 茶的残骸 爱情的签
 几滴柠檬 够了
 今年的雪 早到了

情人说

树的烦恼
 垂在发间
 氧化
 供你呼吸

认错人

我的基因
 混进你的脑电波
 解码 他的细胞

Hydrology Cy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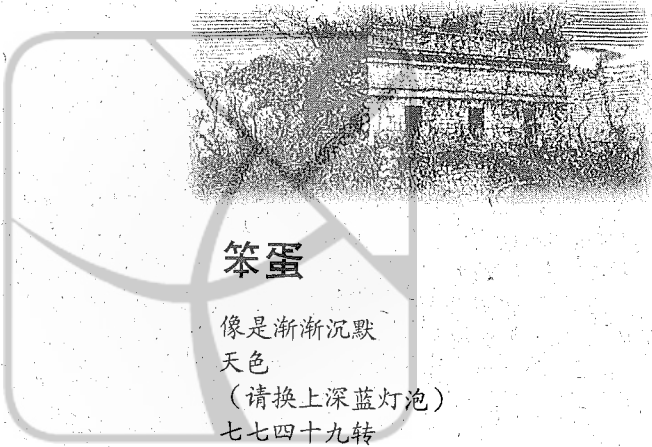
白开水 转身
 3×10^8 的惊慌
 黑暗时期
 忘了
 逐浪的初恋

BLEU

天空
 放映我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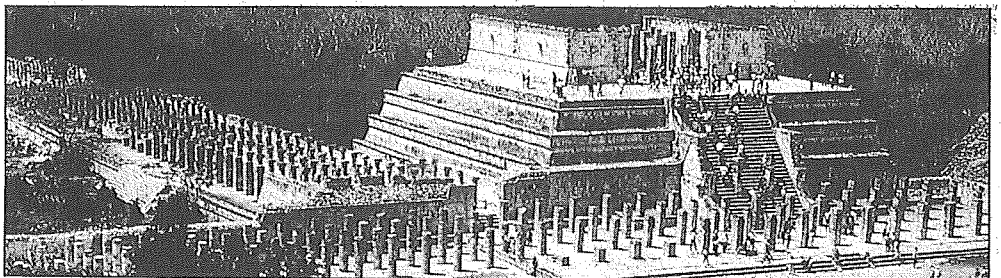
反方向

黄莺 飞过
 绿草如茵 的 天空
 我以为 那是
 Gucci 加 Moschino
 你在唱歌
 十月的蚯蚓
 地牢里 无人预知
 的
 骤 雨
 一场太阳的葬礼



笨蛋

像是渐渐沉默
 天色
 （请换上深蓝灯泡）
 七七四十九转
 也不能迷路
 我的幸运号码
 45 或 54
 （请把灯照向这边，对，
 亮一点，ok。）
 繁花 女子
 剪 从心
 加一滴 天使的泪
 黏
 （黄灯下，绿灯上）
 听 明讯的噩讯
 （灯 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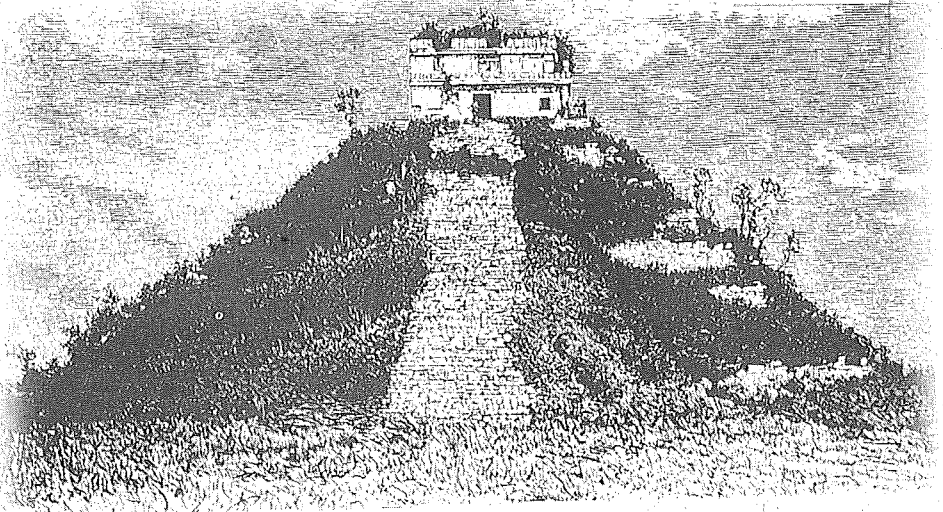


香水(一)

你的 逃脱
 我的 永恒
 唯一
 不是 能为
 矛盾

香水(二)

黑雪 快乐 梦
 一支 水
 欢喜 妒嫉
 牛仔裤
 冰火从此相容
 冷 热 皆 宜



完

多少排水率
 来计算
 我 流产的
 感冒

多少 Na₂SO₄
 来风花
 你 湮远的
 发香

伤

(严冬
 冻僵的闪电
 插入)

铁箱 囚禁 星
 奄奄一息

读不懂，再读

※ 陈强华

可能会有人说：「我读不懂季节的诗。」
 读不懂并不表示诗写得不好。德国诗人保罗·泽兰有诗：「这个世界／读不懂，一切事物翻过两遍／这个强大的钟／沙哑地／为摔裂成几瓣的小时／辩护／你，在你最深的部落里／被锁住／爬出来的是你自己」每个人／诗人被困禁在内心的原始落里，要让我自我逃逸出来可不容易。世界太复杂，时间太顽强。所以读不懂，就读两遍、三遍... 至到把囚禁的自我解放出来。

收到季节寄来的这一辑诗，是一大惊喜。季节用字简炼、短小精悍。像「铁箱／囚禁／星／奄奄一息」令人无限遐想。

Screen Saver

让我 较好
 你等我的耐性
 等看
 你蠢动的旋涡
 扭曲我的脸

垂想

到沙漠去
 寻找 遗失的苍白
 苍苍 芒草间
 眼泪 踉踉
 终化成海
 那么冷
 一曲 路 深深陷入
 蓝色的心
 天使 已远离
 (昨夜我重念所有的天使)

一如钱币的诅咒：
 「沙漠的雨季，无限期延迟。」

季节诗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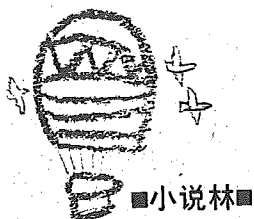
Believe Or Not

报告：柴油引擎已被证实比
 汽油引擎排出更少
 污染体虽然
 黑烟很
 臭

(请别相信你的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亲爱的

存在即是假象)



记得 Remember

※ 周擎宇

「那种情况就像，就像原来决定了要打一场篮球，好好地流一身汗；但是，到了篮球场，无论怎样努力也好，就是不能痛快地流汗。」

「有没有试过，当你觉得十分想去做一样事情时，卻往往不能称心如意？」J打开一包新的香烟时，而我卻刚好点着我香烟盒里的最後一根香烟。

吐了一口白烟，看着他，「十分想做，卻又做不到的？」

「对，是十分想，接近渴望的那种...程度。」他含着一根香烟，「有 Lighter 吗？」

我好笑地掏出打火机，替他点上香烟，一边说：「吸烟不帶打火机，和要开车时才发觉没气油一样呀？」

「好像弄丢了！」J吐出一枝笔直的白烟，「才一块钱罢了，没有必要去想它究竟掉在那里。」

是吗？我心想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那种情况就像，就像原来决定了要打一场篮球，好好地流一身汗；但是，到了篮球场，无论怎样努力也好，就是不能痛快地流汗。」我抖了抖烟灰，继续道「反而不打算流一身汗时，卻往往流汗流得整个人像空的似。」

「空？」J看着我。

「对，就像一个装得满满的容器，將里面的液体倒出来一样，让人忘不了。」

「不过是流了一身的汗罢了，也可以让你那麽难忘？」J又掏出另一根香烟，示意我替他点上。

那天除了流一身的汗外，我似乎也將失恋的痛给抛掉。

还记得分手那天並不是一般的偶像剧一样，在下雨的夜里等等。再听她所应该说的电话後，我就一个人坐在房里，很混乱地收拾东西。原来自己已很久沒有收拾房间了。换床单、枕头套等，收拾一些已沒有实际价值的纪念品，才发觉到是时间打篮球了。

那晚，打完一场篮球後，两个要好的朋友陪着我，躺在司令台上，大声地唱歌，大声地讲话。後来我一个人在漆黑中不小心地睡着了。

按熄了香烟，很大概地告诉了J。「结果真的在那边睡到天亮？」

「別傻了，蚊子多到要死，又冷；只不过不小心睡着了罢了。」

J向我递来香烟，我摇着表示不要：「我的烟癮不大，有时反而沒有。」

「什麼？」J好奇地，「还以为你失恋後才开始吸烟的？」

「別傻了！」我沒好气地说，「吸烟，有时对我来说就像是转达自体内的讯息‘一直很想要’，所以就吸囉。可是一包20根的香烟我往往只吸剩10多根，就丢了。」

J沉默地继续吸着他的烟，而我則將J所问的问题，丢进一个罐子里面认真地想。还记得以前同住的一位室友，看见从不吸烟的我竟然也认真地学起来，于是他就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麼原因而吸烟。有人因为失恋，耍帅还是所谓的可以解除压力而吸

烟，都是骗人的。吸烟，是因为你突然觉得很需要，而不得不做，才吸。为了某些无聊的原因而吸烟，是可笑的。」

「那你是天天都很需要吗？」我笑着说。

室友苦笑地按熄我的香烟，「我是上了癮才领悟出这样的道理，你好好地想。」

室友的一番话，不得不让我想武侠小说内的一些所谓武林前辈一样，告诉你无敌是寂寞（看来那时我的想法是真的真的误解了）。可是我还是认真地去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的一两天内，才吸掉一根香烟，就有19根被他很需要的情况下吸完。

或者我真的很用心地去领悟他的话。所以我做任何在别人眼中都会上瘾的事情，对我是行不通的。就像我的上一次恋情，可能就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很需去爱一个人，但是下场是可以预料到的。

「你冷热的 timing 不准。」还记得她那样说过。

「Ma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Only！」J摇了摇手中的Marlboro，对着我说。

「好了，」我微笑着，「是时候回课室上课了，我们也偷懶太久！」我按熄J的香烟，收好我的打火机，就起身走进大门。J在我身後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不是吗？」

是。我心想着，就和那天分手的天气一样，连云块也大同小异。

真的是不错的天气。

嘟.....嘟.....嘟.....

※宝儿

我是一名电话公司的营业部职员，每天面对着一台频频当机的破电脑，处理着烦死人的多的工作，真担心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粗糙，因为脾气浮躁，毛孔孔因而扩张。

在这种规格制式化的工作环境底下工作久了，真怀疑自己会否变成机械人，只是反覆的做着再熟悉不过的工作，然後，感觉迟钝了，感情也逐渐的抽离，在这种先天不良，後天失调的窘困情况下，我真怀疑自己能否再爱上一个人，甚至是些许的感动、些许的心跳。

所以哪，我就这样子，重覆的过着类似行屍走肉的行事曆般的乏味生活，起床→出门→上班→老板骂→当机→下班→回家→睡觉。

有一天，都是因为那破电脑惹的祸，害我无法按时将重要的会议报告书完成，而被几位主管级的上司轮番斥骂，顿时，受尽委曲又有理说不清的我，瞬时之间，歇斯底理的哭了起来，那些主管似乎没预料到我有这一着，吓呆了，不知所措的他们反过来安慰我，那一天的心情，真可说是比现时的股市还跌得更谷底。

回到家里，澡也懒得洗，就像是死鱼一般瘫在软绵绵的弹簧床上，不动，甚麽也不想

做，就这样瘫着。

那天晚上，翻了好几次身，转换了好几种睡姿，就是无法入眠；尝试了好几种听回来的催眠方式，始终无效；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渐渐的终於有了些许睡意，好不容易眼皮才将要阖上，却被一阵刺耳吆喝声吓醒。

愤而起身，往窗外探望，看见斜对面房的住户这时候竟然在自己的屋外发起疯来，三更半夜竟然在那里鬼叫。

一股怒气衝了上来，本想破口大骂这个疯子，不过想想为了顾及仪态，只好作罢，毕竟大家邻居一场，总得要有睦邻敦亲的观念才行。

可是，都怪他乱吵乱叫一通的，我一定要报这个仇；好，明天就到公司去调他的资料出来，好好的拟一份整惨他的计划。

好，那疯子的资料就在我手中，到底有甚麽好办法整惨他呢？

左思右想之际，眼角瞄到了一组电话号码，脑中闪过一个很卑鄙的点子。

所以哪，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呆在窗前注意那疯子的动静，静静的等待他回来；一看到他回来，就拿起电话，拨过去给他，然後就在他好不容易把门打开之际，断线。

看到他那手忙脚乱的蠢

样，我的心里就很爽。

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乐此不疲的进行着这场游戏，彷彿是上了瘾般，又像是变成了一种习惯，总之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就在这场游戏进行了一个月後的那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在他回家之际，拨了电话过去；可是，这一次卻有点儿不一样，一拨过去，响了三声之後，就接通了，我吓了一跳，暗叫不妙，到底发生了甚麽事，那疯子人还在屋外啊，为甚麽？

就在我惊愕之际，听筒里传来了「嘟~~！」的一声，然后我听到了一把属于男性的声音，

——喂！大声点，再大声点！我听不清楚。请别误会，我不是一部机械，请把我当成成人来看待好吗？

你可以和我谈心，你可以和我诉苦，你可以和我牢骚，你可以辱骂我，你可以诅咒我，你甚至可以大声地向我吆喝，不过请不要保持沉默，不然我会非常寂寞的。

请你想像是在对着情人说话，偶而和我谈谈恋爱又何妨？

「嘟~~！」

我拿着听筒，呆在那里，不过我彷彿已经看到我们的未来。

鈴……鈴……鈴……

我原则上可以说是一名室内设计师，这行业总给人一种很时髦，走在时代尖端的感觉，而且从事这一门行业往往都得无时无刻在提昇自己，尤其是对潮流的掌握。

可，偏偏我对高科技却极度的感冒，近乎智障的严重程度，好比说面对一部标榜小巧轻盈只有手掌般大小的行动电话，看见在它小小的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满佈着一堆功能键，我就一个头两个大；还有我对手绘图测的坚持，让底下那班对电脑绘图极度熟练的绘图员非常的受不了；最最严重的是，我竟然对行动电话的语音留言无所适从，每每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更甚的是连最为简单的B.B.call，只是单纯的输入自己电话号码那种，都把我搞得手忙脚乱的。

所以哪，我的家并没有一般设计师的住所那种精雕细琢的惯有模式；可以和科技勉强扯得上一点关系的大概就只有我那把残旧不堪的电扇及收音效果不佳的电晶体收音机，一台吧檯小冰箱，还有就是看起

来还算新颖的电话。

因为工作关系，我并不常回家，所以，简陋就好像是理所当然似的，反正也没甚麽机会用来招待别人，因此，只要有一块可以用来睡觉的地方，就足够了。

那天，就如一如往常般，忙到凌晨3、4点才拖着疲累不堪的躯体回家；最近为了一宗一千坪大卖场的案子，往往都和下属折腾到无天无日的，因为我们始终无法拼出一个较具创意的设计概念，所以哪，就只好一直这样子耗下去囉。

刚抵达门口，就听到一声声急促的电话声

——嘟.. 噜.. 噜，嘟.. 噜.. 噜！

脑中蓦然闪过一幕看似有点熟悉的映象。

会是她吗？不可能的，她已不在了。

都那麽晚了，会是谁呢？

赶紧从包包里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好不容易，终于把门给打开了，可是，电话铃声也在这时候停了。

日复一日的，就好像在我

身体的某处按了一具监听器似的，无论我在何时回家，那一声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总适时的响起。

倘大无物的房子里，就这样飘荡着一声声

——嘟.. 噜.. 噜，嘟.. 噜.. 噜！的电话铃声；可又像是恶作剧似的，总在我好不容易将门打开后，沉寂了下来。

渐渐的，当我开始习惯于那一阵阵适时的电话铃声，也开始选择相信，这是一种房子给我特别的欢迎回家方式，所以哪，我也不再急着把门打开，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多快抑或是多慢，铃声总会在我将钥匙旋到底，然后「卡嚓！」一声之际，准确无误的停下来。

因此，就在这特殊的欢迎式发生后一个月，我决定好好的回应这善意的款待；所以，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电子街里头，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钻进钻出，乐此不疲的比价。

终于，我狠下心来用了两百多块买了一部对我而言有点太高科技的——电话答录机。

我爱我妈

我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空虚，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 林韦地

今天借了两本小野的书，一本是《轻少女薄皮书》而另一本是《生烟井》。

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也是我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和我妈说我借了两本小野的书给她看。

「找大姑妈。」

我和叔叔一家人去亲戚家吃饭。刚吃饱，就找电话打回家。

表妹：「喂！请问你找谁？」

我说：「找大姑妈。」

表妹认出了我的声音，拿无线电话给我妈。我知道我妈又在打麻将了。

「喂？」终于传来妈妈的声音。

我说：「又在打麻将？」

妈妈：「陪公公嘛！他才刚回家。」

我也知道打麻将只是我妈陪我外公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不喜欢和人家讲话的时候突然传出一句「碰！」，显得自己不被尊重，尤其是当我在进行这宝贵的亲子交流时。

我问道：「什么时候没有打麻将？」

妈妈：「八点多我去载妹妹，等我回来时打给你，大约九点。」

我说：「拜拜！」

妈妈：「拜拜！」

失望地挂上电话，本是满怀一整天的期望打去，却只得到如此的回应，难受极了。

「大姑妈不在。」

回到家，失落地写着明天要交的稿，直到九点，不见电话响，又拿起话筒，打回家。

表妹：「喂？请问你找谁？」

我说：「找大姑妈。」

表妹：「大姑妈不在。」

我说：「哦！拜拜！」

百感交集的挂上电话，不知道是失望还是高兴，仍坚信着妈妈会打来。

九点半了，电话始终仍未响，我再次打回家里。

妈妈：「喂！」

我说：「回来啦！在干嘛？打麻将？」

妈妈：「对呀！一回来舅舅就不要玩了，Pass给我。」

「什么事？」

我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空虚，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我说：「妳不是应该在打麻将之前先打电话给我的吗？这是你自己承诺的，舅舅 Pass 给你，妳不会不要啊？为什么这样不守信用？」

妈妈：「什么事？」

我说：「如果妳还在打麻

将，就没有事了。」

生气地挂上电话。自己在下雨的窗旁写稿，所有人都在大屋子团聚，只不过是希望妈妈分享我的生活，却被遗忘，我已经没有倾诉的对象，快要崩溃。

「喂？」

电话响起，知道是妈妈打来的，接了电话。

我说：「喂？」

妈妈：「不要生气啦！记得明天 12 点公公去载你，你要讲什么？」

满腔的热情早已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应付。没有心情再聊了，早早挂线。

躺在床上，很想哭，却已哭不回来童年情景，才知道一家生活在一起的可贵，却太迟。团聚的两天成为我每日的期待。多希望能再钻进我妈的怀抱，可是时间和空间却是阻碍。至少，还能再见面，再聊天，已足够我珍惜。

我爱我妈。

读这篇稿时，正听着齐豫的 Paradise Bird，心里的悲伤忽然涌来，想起《史记》里的一句话：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妈妈...！」《燕尾蝶》里的叫声还很迴荡气。✽ 爱莉

ONLY THE

BACKGROUND

晚上天娜回家，扭开电视，不断转台，极无聊的电视节目，桌上未完的工作，太倦了，明天再继续。...

文、图：利志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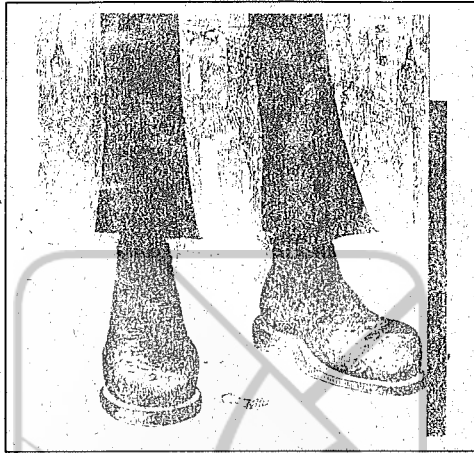
生活越来越像是黑白二色，白白灰灰墙，窗户黑黑深沉，阳光照耀下，只现灰尘。

天娜跟大多数人一样站在路灯前，等那绿公仔。车子过去，灰灰灰尘，急急的流窜，在她衣上颊上溜，「那儿没尘？」她属于大城市，爱它的动力。她皮肤白，衣服爱黑，幼幼的腿，重重厚的中筒圆头皮靴，阳光下，瞳孔的颜色变得浅了，眼前的世界也轻了。

晚上，坐在自己家的小梳妆上，伸一个大懒腰，扭开电视，是新闻：一名小贼偷了一条价值 1.5 美元的丝巾，而竟然被判罚斩去一掌。时势太坏，战事连绵，那有安定，黑皮肤的究竟幹错了些甚麽？转台：唱游课，口齿不灵，拍子不跟，又好像是那些为不知何方世界筹款的特备倒模晚会。转台：妇女节节目主持正在教导家长们如何为子女选择正确的读物，说近日市面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漫画书，还请来甚麽学者... 手指头在遥控器上按掣：九流电影，类似黑社会+英雄+美人故事，片名记不起，粗言秽语化作 BB 声，整套片 BBB。天娜心中都 BB 声。

看英文趣剧，有字幕，配音笑声响出来，又笑多一轮，她实在也笑不出来，反问自己是不是有问题？

转：广告时间，好看，几



十秒一个，然後正式节目播出，是直击议员竞选进程，女记者笑容可掬，卻掩饰不了倦容，她还音调雄壮的报道投票人数创下最高比率，而且... 手指又动：校际常识问答比赛，两个小人穿上一件特製仔人衫，合力在发泡胶池内找寻... 辛苦你们了，小朋友。转台呀！！蛇夫座的出现会否令到以往占星术界的... 11台：非洲战火根本没完没了，一粒粒的火光在黑夜上排队。又转台：磁性太阳帽，特惠价港币\$199，首 50 位来... 股市大跌... 噢！时装节目，介绍 HELMUT LANG，不过字幕徐徐上升。又是新闻台：纽约的一名贼人进入一间面包内抢去一件热狗，同时两名警员赶到，贼人一时情急下，将热狗往嘴里塞，步出店外，脚步一忙，倒在地上，当场哽死。阿门！音乐台好吗？不知是谁，只是一班黑人乐手，是爵士乐。

音乐不错，天娜身子摇摇的从手提袋里取出记事簿，横看竖看，封面上的样办图片不顺眼，多醜。她撕下一块黑纸贴上去，一大片的黑，太统一又不合自己做人态度，顺手的在零乱的檯面上拾到数天前买的小飞侠廉价手錶小招纸，把它贴在右上角，由他来推开记事簿，引开我的工作情绪。听了爵士乐的小飞侠份外精神吧。从口袋里也找到了一张摺痕多多的旧戏票——

《FIELD OF DREAMS》，是她最喜爱电影之一，把它贴在封面的正中，还用自来水笔在戏票四边加上花边。一些没用的邮票，法国寄来的，日本寄来的，统统的贴在左手一边，杂杂乱乱的，才是自己。翻开它，堆满工作的笔记，也有无数电话号码，当中很多早叫人记不起了。白纸後有一小段漫画，给她自己看的手描稿，未画完，今天太倦，又不想再费神，改天再继续。漫画的故事是说一个星球人流落地球的生活故事，当中有星球人在地球发的梦，也有星球人追缉杀人兇手的故事... 刚刚画到的一节是星球人睡前脱去地球人模样的衣，也许是皮，肚里一个个光球飘浮开来。

洗过澡，记得在临睡前的一刻，记起热狗。

然後，很快，进入植物人状态。

记忆

夏宇

忘了 两个音节在
微微鼓起的两颊

舌尖顶住上颚 轻轻吐气：

忘了。种一些金针花

煮汤 遗忘

找一扇有用的墙挖一个

无用的洞装了木头框子 安上

玻璃冬天雪就下了就用

玻璃和雪忘了忘了

你

风的方式大概最好

尤其是龙捲风 降落你

在匪夷所思的谷底

听见有人

吹一根短笛 五个孔装着

迟疑的口气 曲名叫做

「记忆」 散在风里

发明一种新的舞步如何左一步
右一步向前三步向后三步旋

旋转旋转转啊音乐忽然

停了所有的鞋子飞走所有的门

砰然关起所有的人

忘记了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带一个囊

起初呢无只是简单的

陶艺浑沌的泥

柔软 沉重 压抑 被揉捏

挤压 一心一意

想做囊 多大的口就有

多大的虚空 多好

做一个囊为了

忘记你。或者走一走桥

可不可以挽一个野餐篮

在意志的钢的边缘行走

单脚跳跃一步一步靠近了

靠近你和海用一整个海不够

做三个空中滚翻

然后落下

然后死



出口

✽ 黑糯米

在流动的人群里，我与不认识的人肩并肩地走着。整条街好拥挤。与人群靠得那么近，但却觉得身旁的人是那么遥不可及。就好像半浮在半空中不着地。

一个男子很抱歉地对我说他要寻找另一个出口。虽然他一度认为我是出口。逃离充满方程式社会的出口。但他说出口处的 EXIT 灯不再亮了，他看不到出口。而我也失去了出口。

忽然有一位路人拔腿跑了起来，还撞痛了一部份的路人。我揉了揉我的肩膀，这个人怎么啦？他是企图逃出重重的人群，还是已找到了出口，所以不顾一切地追了过去？